

康藏轶征

自序 作者:刘曼卿

久不作伏案功夫，一旦提笔为文，如挽千钧。而草成之后，又生涩如苦李，倘非目掠而意揣之，几不能尽一篇。虽曾请蒋唯心君加以订定，很谦抑，不欲多事斧正，渠又昧于藏事，耳食迄不逮目覩，今虽逗凑成书，复由沪上商务印书馆付梓，行见妄兴笔楮之讥忽焉将至，栗惧之际，请自述颠末。予之身世，已略具蒋先生传中，除褒誉之辞未必尽是，馀多信史。入藏志趣详引言中，此则语行文馀事。

方初归自藏中，以行途劳顿，遽形鸡骨难支，卧病经月，益以调摄，倏尔一季。故应人作文不能报，筐中碎稿不易理，事后复以班叙幕僚，点印必应，致终朝虚耗，储丹未涂，逮近两月，敦促者愈严，事以久而渐忘，势不可再缓。故拂晓临窗，盥漱不暇，晚则一灯荧荧，俯首驰管。所寓湫隘，居人庞杂，喧嚣之声，震瓦穿墙，日积千字，仍感枯肠难索，两月蒔(chǎn)事，仅得六万言，赘以画片约数十页，曾不欲藏之深山，传之其人，亦自信尽出目接，或略胜于虚构，亦聊以警醒漠视边陲者。

康藏轶征：孙科序

作者:孙科

西藏与青海新疆处吾国西陲，距内地至远，汉时张骞班超通西域，赵充国营屯田，往史之；厥后西陲与中土，或塞或合或离，要其为吾国西方屏蔽，由来久矣。

有清一代，藏为外置驻藏大臣，以兴达赖班禅分司正教之任，藏衙宁而甘川滇诸省皆倚为屏障。自帝国主义入侵亚洲，印缅夷为英属，伊犁逼近强俄，于是吾国向称蕴而未辟之西方宝藏，乃为外人所觊觎，帕米尔之高原，喜马拉雅之峻岭，曾不足以限白人之足迹，而藏衙遂才焉不可终日。呜呼，帝国主义之侵略人国，类皆乘暇抵隙，以肆其才噬，岂必江海通航之地，而后挾藩篱入堂奥哉。

自交通利器发明，如铁道、如汽车、如飞行艇、均足为彼等侵略之工具；由是而我方视为行旅崎岖交通梗阻之高原，邻已视为门庭仓库，开闢取揣，而莫与抵抗之沃壤；藏事之亟，盖不减于沿江沿海诸省，此安边之计，所宜早为筹书也。政府眷念西陲，特派刘曼卿女士赴藏视察，由川康而往拉萨，转印度香港而归南京，于役一年，行程约四万里，既以视察所得，陈报政府采择，复以行程日记，遂成康藏轶征一书，以告国人之关怀藏务者。长途远征方之汉代张班诸人固未遑多让，而吾国女子奉政府命从役边陲克著殊绩则曼卿实为吾国有史以来之创见，其行可风，其事足传，是书刊行，其将不胫而走，可预言也。

曼卿以书来函索序，余惟是书固不待序言，愿感以为重

西陲之多事，不能已于言，且期国内人士能因是书而唤起研究之兴味，探讨著录以利边陲之进行，则其关系尤为重大也。爰为序以归之，中华民国二十年四月孙科。

康藏轺征：戴传贤序

作者：戴季陶

西藏之地区大，足比东南数省人口，则仅过于上海全部之半。然其文物之优美高尚，实世界文明史上之奇光异彩。

试就地形观之，喜马拉雅山延绵三千余里，形成亚洲中部最大最高之屋脊。界中印两国之间，为其风水岭。贯通印度及中国北中南三部，与中国南方诸小国之大河，恰似屋溜之下注，白峰千重，江河万里。伟哉！奇哉！

宇宙之大观，殆无其比矣，而西藏则为雪峰环绕之一大高原，计其平均高度，乃在万四千尺以上，地形既如是矣，故其气象高，全天候特殊声教文物，向出于常人意想之外，中国之文明，博大之文明也。印度之文明，深远之文明也。两藏之文明，则恰如其地形，危峰高耸，几于可望而不可即。而中国印度之两大文明，既入其地，皆化为巍然之全像，特立于万峰回绕之中，流为江河，化为云雨，润濡于荒山穷谷。流沙大泽间，使由滇旁，以极于黑龙江口，数万里之无数民族，皆食其慈悲，方便之惠。（部分）

《康藏轶征》第一节：阻碍

作者：刘曼卿

先是罗桑巴桑先生南来，晋覬国府蒋主席，而罗君隔于语言，惧不能毕其意，嘱予为通译。既见蒋先生，颇致嘉许，越日遂飭予为国府书吏。侪辈俱一时上选，走笔应对之事，予仅随班附和而已。自知文诌诌作江南才子非其所长，且非所愿，遂奉书古香芹文官长，言有边行之志。

一时亲友诧怪，咸来敦劝，视此为出生入死之途，泣涕相规，厚爱者且扬言藏兵已进占巴塘，康藏间起绝大纷乱，过境将于难，故张其辞以为恐骇。予首颌之，而心殊不为意，以立志时即有誓不反顾之语，敢因小阻而自馁其雄心。然亲故强留，纯出乎善意，坚持牵挽，足阻其进行，故托言周行西康即转道云南返京，虽不免有欺人之咎，而一时权宜，亦莫可如何。后古文官长壮予之志，特转恳政府，准以书记名义輶轩西使。

予以私愿已遂，大喜如狂，而亲故则戚戚然若不胜忧。于此一喜一忧之中，均为真诚之表现，允可贵也。稍后政府赉予盘川之资五千金，既非阔公使，买舟命驾亦已贍矣。但虑只影单形，万里长征略无照拂，适有康人叶履观将返康，藏人孔党将称欲入藏，途邀约叶君，而代请政府与孔君以调查员职务，俾得偕行。

当即摒挡私事，驱车至平辞吾母，盖严父留宦成都，此

次途径所经，可与谋面，而慈母索居幽燕，远行之前必将趋候。虽知老亲必不欲予冒危难，乃以却顾无由，出必先告，仍强颜前往。抵平后伏谒在堂，母已咽哽不能成声，予欲强为欢笑而不可能，乃惟有相持饮泣而已，于此婉转悲啼之顷，诳以食国之禄，须忠国之事，政府有命，蹈汤赴火不敢辞，若不奉命，祸且将及。母素溺爱，不忍过拂，且亦知国事甚重，何敢瞻徇。后乃谓拚将一块肉聊以酬邦家，言既赘以长吁，予斯时之剜痛，笔述有所不及也。

老母既有放行之意，遂亟亟购置什物，如哈达、茶碗、绸缎及一切贄见之品，因藏俗两人相见，无贵贱尊卑均须有贄见礼。勾留数日，诸事逐渐就绪，复又急驰南下，拟短期就道，不敢避炎暑之凌虐，以时值十八年伏日，酷热炙肤，行人正感汗沐也。七月念四日起身赴沪滨，欲附直航船趋重庆，以随身行李计十馀事，起落转徙大非易易殊。

往申途中即感头目晕眩，胸臆梗隔，如囚在缚，如蚁贴釜，沉沉重病，竟尔骤降，及至已动弹不得，倚人扶持至客舍，一覩床褥，如崩泰山，颓卧竟夕，几疑不起。静里默念宏愿大志，不阻于亲故，不羈于老母，而二竖侵袭，则无所用力矣，厄运穷途终无已时乎。午刻医来视疾，谓为冒暑而兼有肺病，非得长期休养不为功，以国府有限时九月之命，正因途长事繁急待成行，何来暇时以为珍摄，嘱其加紧诊治，未复询其可否自携药饵，在船舸调理，医者初以为不可，继

知行志甚坚，生死不在意中，乃漫囑以自爱。予幼时曾在北平学护士数年，略知医道，且悉个人体质，非达高原乾燥之处无从治疗，遂决心力疾前往，而病躯不能强起，既兴既仆者数次，卒于八月一日上万安轮西征。

将行之前，西康留京沪学生咸以幞包囑转致其家，虽一人所出无多，而集之数十具顿成大观，却之则感其诚，勿却则琐琐若干物为累非少，似此渺小一桩事直大费思索，足见处世立身之难也。

犹忆启程前一度过沪返京，西康女子阿珠送行至火车箱，絮絮语其家事，不肯即去，俄而鸣笛启行，阿珠张皇不得下，终偕渠至镇江转沪。如此种种，俱足见康藏人感情之挚，爱乡爱家爱友均有一种率真之表现，非如内地人士之善饰而多伪也。

二 家国大事

上船后几觅舱位不得，以船身甚小而客货颇众，拥挤殊甚，与帐房再四交涉，始允由买办夫妇所住之室让出一榻，予遂与买办夫人连床抵足，细聆其家常琐务。伊先述其夫习于浪荡，月入之资尽供挥霍，故彼不能不随身监督，但水上飘泊，时复东西，烟云过眼，常感萍踪无定，言下不胜其感慨唏嘘。

予等同属女流，自兴共鸣，然渠仰食良人，视为采地，

负隅将崩，栗惧必起，此固非女子本身之过失，家庭社会褫其自立之机会，致成坐食无用，良可哀也。窃思同处斗室，同属女性，我为国事，彼为家事，俱忧心忡忡，镇日眉锁，虽事之大小公私各有分际，而一样做人忙则相似也。舟行中除谈琐事听琐话而外，闲则倚槛看两岸景物，见水鸥逐队，游艇轻扬，大有诗意，惜予非辞人墨客，不然亦将舒怀以纪之。

越日过下关，遥视长垣鳞瓦，觉嵯峨京都，行人且离，不辱使命之训已能守之不渝否，责任綦重，愈应自勉。又以发脚时曾函至好，嘱候船坞，俾得登岸一叙，且将作别金陵，詎知舟无停步，过时虽见亲友摇巾举帽于岸上，相对不能作一语，耿耿此心，终莫可如何。

后日又过匡庐，事前已请人指示，欲识其真面，但船及浔阳，虽身不在山中，仍失晤对之机，未免歉歉。惟忆琵琶一声，司马垂泣，古今来文人学士郁郁不得志者，至此能勿同声痛哭。再前即抵汉皋，幸此船为息其疲劳，小住数时，遂约孔先生登岸纵览，予前此虽辗转南北，而湘皖诸省会无缘托踪。汉市街道修洁，远非南京可比，惜繁华美丽者多属租界，自有者仍简陋不堪，两两相校，未免惭慊。大好核心地仍不脱上海洋泾浜式，宁不可惊。久知黄鹤楼可供登临，而大江横阻，时不我许，竟不克往，行脚人匆匆来去，真无山水清福。

逾武汉则景物渐异，无复江南之明秀，而浑朴则又过之，诚另有风趣。此数日内虽因患病未痊，不能恣意欢笑，而大自然之疗养，医者所认为最险峻之肺病，乃渐失之，于此更深信大志大愿确可摧克一切。

晋至宜，此船以起落货物不得即行，且停泊几时未可知，多可至一来复日，予等非有闲人，不能优游久待，乃向船主索回未尽船金，承其至意，代觅彝陵输入夔门。闻距宜不远有三游洞，系苏氏弟兄及其高足黄山谷氏之游踪，故名。想念古人雅兴，仰慕曷极。

三 幽玄怪异

溯江上行，船身渐渐入巴峡，咏唐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句，不禁在舱外徘徊久之。昔日所闻巫山两峰连理，黑暗不见天日，初以为如铁路山洞，穿孔而过，及今见之，岸上山势虽峻坂，实不如彼之甚，两峰相距亦甚远，江南人传说未免夸大其辞，或因东南少山，观此崇岭自觉骇怪耳，以予西鄙居民视之，殊无甚奇绝也。

山右近水之处，偶有文理，舟子告我此禹王斧凿痕也，予笑应之。经牛肝马肺峡，兵书宝剑峡，亦有若干故事，川人言之，娓娓不倦，若有何等滋味然。古人称西蜀好幽玄怪异之思，诚不诬罔。

至所谓兵书峡者，见悬崖石腔中有若烂纸一束者置其中，

为木为石则不能辨，岂人好怪而事亦多怪耶。出峡经滟滪石，蜀人多称为燕翼石，声讹而误也。据云此为川人文风所关，有去其一片者杀无赦，未知确否。山腰有白帝城，为当年汉昭烈帝托孤之处，而吴子玉败走西川所寄寓也。多少英雄泪，洒此一抔土，念下黯然。

后过酆（fēng）都，此举国闻名之异地，亦不能不引起绝大好奇心而探讨之。久闻人死先由当地城隍宣判，若按情较重大者则由县而省而酆都，此盖鬼国之京城也。更传此地午后即相率闭门，不然鬼来与交易，辄往往为害，及详询之，乃知类多子虚乌有。酆都滨河，市廛亦不甚稠密，惟靠岸帆船则鳞次栉比，城内有一小山，上多庙宇，最高者为天子殿，阎罗王所居，此君川人深信其为包希仁（拯）先生，以其戏台上为黑脸长髯，而五殿阎罗天子亦如之。年中七月内（鬼之过年节）乡民前往膜拜者甚多，有来至数百千里者，一路高唱其颂神祈求之术语，匍伏前行，不知辛劳，宗教吸引人功效，亦云伟矣。

此外沿途所见除险滩急流外无多可记，但觉冈峦起伏，树木荫翳，别具一般格调，据目所能及者而论，峡口以上各小县似亦甚贫瘠，军阀蹂躏之所致欤，土地硠薄使之然欤。山间农夫农妇冒暑劳作，皮肤黝黑，远望之略如印度人，其苦可悯，其勤可敬，远不及东南劳工之优游闲散，草地上时见稚羊成群，犁犍奔驰，大有西藏情形，企望故园，略生欣

慰。

四 重庆

八月中晋至重庆，见其与江北县峙立，大有武汉夹河而阵之势，而重庆后倚浮图关，左挟嘉陵江，险要或有过之。船靠岸，担夫走卒率来抢取行李，其汹涌狡猾之态不亚于汉宁诸埠，登陆后雇轿夫运物欲至客舍（因当时重庆无车故运物仅能以人肩荷之），殊渠竟索价数十圆，几等一箱之值，无已乃鹄立江畔，守候达一时之久。拟先电告宾馆，嘱其派人来迓，后以水上巡警某君之折衷，以五金资力夫入城。

城内街道现虽无梯级，但动辄斜上数十丈，峻陡可知也。户口甚密，方丈之地即聚居一家，室内亦不甚爱清洁，厨房倾水之处同时即供便溺，与南京人随地拉矢溺者相映成趣。所住为嘉利宾馆，系此间最阔绰之旅店，但亦仅如上海滩之二三等饭店，然寄居者类多达官显宦，此所谓比较的高贵也。店中丝竹杂遯（t à），嘈杂特甚，妓女走如穿梭，可笑亦复可厌，谚者谓南京人个个可作大净，重庆先生当之亦无逊色。出所居即商业场，为重庆商业之中心区，房屋颇整齐，虽无崇楼凌空，而短檐圆柱都作假西式，全城除少数幽僻小巷外，余皆商店，诚不愧西南一重埠也。

川人对女性每呈奇异之表情，非尊敬非轻藐，只觉稀罕而已，尤以予之异言异服为最惹人注意，予恐多生麻烦，故

秘其行止，而看女官看女官之呼声，犹不时响于耳际。惜留期不久，未与当地教育界人士接近，不知智识阶级思想行动为如何。但已默察蜀人多骛远，其新鲜处恒有出吾人之意想者。

时已灯火万家，爨（cu à n）烟缕起。过所谓左营街者，下半城在望（重庆有上半城下半城之分），而煤气浊臭刺鼻，不敢呼吸，渝州多以煤块为燃料，炭气自重，居民不知曾因此致病否。越日刘湘军长请人送护照通过证来，并致歉意，以交涉既得结果，即拟迅速启行。因求见刘湘羈迟至五日之久，脍臭虫已过丰，去其时也。臭虫一物，予不知其学名，亦为此地特产，闻无论何等人家，其繁殖相若也。

五 成渝道上

由渝发脚，预定由永荣、隆内遵陆赴成都，此道川人称之为中大路，或曰东大路，以别乎北南道也。计共雇舆夫六人，挑夫十又六人，并予及孔叶两君已有二十五人之多矣。彼时成渝马路虽分段动工，而筑成者则仅寥寥数处，辙环不能用其功，故以肩舆代之。予初虑蜀道崎岖，且两地相去千馀里，全恃踵趾之力以及远，不知将耗若干时，殊蜀人多健足，虽荷担甚重，一日行百馀里不以为意也。

离渝第一晚宿壁山属某场（四川所谓场，与外间市集镇相等），外观颇整肃，而客店则甚狼藉。所居室与溺所相接，

臭味时时熏人鼻中，颇感不惬意，室中陈短榻铺以草垫，僵硬如铁，非自携被褥，则几无置身之地。所有苦力并短榻而无之，联桌为床，置凳为枕，酣睡竟夕，觉毫无所苦，甚焉者致排卧地上，一切卑湿恶秽不顾也。

旅店壁土俱涂抹殆遍，蜀中多诗人于此见之，其杂乱淫浪之什不计外，成章者如“人在外面心在家，只为银钱走天涯，父母堂前常挂念，妻在房中守灯花”，末句甚费解，而民间文学之意味则十足。复有嘲题诗者，如“墙上狗屁多，为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想是撑着了”，更饶风致。

予此时甚愿得一向导以为示路之碑，闻邻室人语将往成都，次晨值于庭，即就问之，伊过量羞涩，答不如问，后乃缓述彼为某中学生。世谓川中青年皆浮华，实不尽然。以其自封太甚，舍之而去。后所经地及住宿处俱与往日相类，不欲赘述。

所可怪者力夫之善骂与巧辩，若曾习讲演术，例如互争轻重，共较绕捷，评步伐，论杂事，甚至掉肩伸膊之微，亦必出恶声，而答者适将其所侮者而反之，每得其当，彼等脑筋之敏活，殊可惊也。且问答间多喜崭言子，如谓衣服为飞蛾，饭为粉子，箸为滑签等，外人闻之，直莫名其妙深玄，蜀人喜构思而鹜为新异，此其然欤。

及越隆昌以上，时见赤足妇人挑煤负薪，往来途中，其年长者有至四五十龄，料不曾受缠足之毒者，后问土人，知

此两县素以大足著称，妇女不惟能担荷，即耕田耨土俱无一不能之，殊可爱也。隆昌素出麻布，外间通称夏布，绝非机械纺织，而工细有如绢罗，局外人均莫知其巧。跻资内，则见蔗田橘林，触目皆是，允为富庶之区。

再进为资阳、简阳，地质突变而尤以资阳为最，时见濯濯童山，草木不生，道旁居民亦甚瘠苦，而种地之劳且精，实不多见。菜畦苗圃秩然有序，若阡若陌杂草无存，视之东南各省，如荒径之与殿堂。

此地因生计较艰，出卖膂力者过众，而劳工之代价甚微，如抬轿一里，仅得川钱五十文，即银二分，行十里尚不足一饭之资。沿途临时轿夫甚众，而其轿之式样亦特异，以二竹竿比列，中置篱，取其灵便之意也。各市镇土娼亦多，闻即托迹旅舍，并无妓院，当日暮客来，群皆巧装献笑，自晨至午则垢而作蓬头鬼，市肉之资亦甚廉，洋钿百分已为多，此一批被世贱视之女性，予则不胜同情。

过简阳为蜀汉简雍旧治地，邑人贤之，今犹植坊以为记。次日晋龙泉驿，为到成都最后之山，登峰骋目，蓉州数郡尽入眼中，邱也陵也田也池也如数珍于掌，此幅沃野，闻绝无旱潦之苦，因水竭则取之于灌县，水盈则开渠去之，天府之国，信然矣。

六 锦里风光

行山道三十里出龙泉驿即得平地，驿街倚山麓，乃成都县分治，户口稠密，为成渝道中五大驿站之首。有长途汽车可直达成都，取价亦廉，行旅称便，但马路修筑欠佳，凸凹不平，驰去颠簸特甚，闻有闯车箱伤头颅者，车身亦不合度，面积狭顶篷矮，而客人过多，每每碍人呼吸。近来传四川三大干线已逐渐联成，后起者复优于先，时则今日川省之路政不可以过去衡之。

车行一小时抵成都牛市口，此距省城尚有五里，而房宇已络绎不绝，据云本地一般贵介公子出游及送友多以此地为断，外此则一无所知，故世有讥以牛市口这头的人才云云。蜀土丰沃，西川锦绣，自足以养成疲悞无志。进东阙闻为散花楼，系秦时所建，曷诞妄乃耳。入门时拥挤异常，以此地为交通要冲，又因成都城门太少，故进出常如朝市。

直趋暑袜街班禅办公处谒吾父，盖家君执业于阿旺敬巴氏有年矣。相见悲喜杂来，无暇问起居，投怀诉辛劳，父抚予发问，几何不知量，使四方，不辱命，尔能之耶？吾垂暮年，汝此去不可测，设不幸，尔忍遗二亲耶？予敬答曰，父示自应谨遵，但政府有意抚绥康藏，他人辞劳不敢往，我等藏族，宁容推卸，故政府授命，儿顿忘其愚鲁也，至生死之途，原应权其轻重，果掷儿一命而能有益于国，父其谓无代价耶？父挥泪承吾言曰，去诸，我观其成。班禅办公处同人留予就署中住，以得三四日供定省，故诺之。

越日见刘文辉军长于旧将军衙门，现刻规模犹为旧观。在外会客室略候，被导入最末间应接处相见，交国府知会与私人信函毕，即问履历，略加奖饰，然意颇怪予轻于举动，谓青年徒趁血气，未知世故，以康藏蛮荒地，君能履之无难色耶？予答以一事之成，自必有多数供牺牲，某即愿为牺牲之一份，以促社会人士之觉醒，且人各有能不能，某生长边地越蛮荒，入四裔，此其能，若屈处内地，舍所能用不能，误公复误私矣，故行志特坚耳。刘微颌，嘱稍候待发护照。是日出南门访武侯祠，杜公所谓锦关城外柏森森之处也，庙宇新加丹彩，闻为刘禹九督川时培修，刘自称为昭烈帝若干世孙，治庙，供乃祖也。中除斑驳古柏，嵯峨丰碑足供凭吊外，而净几曲池，优美亦异于等寻。又有昭烈陵寝，为蜀中古代存物之一，惟诸葛先生僻处后殿，服方士服，持羽扇，俨然一巫士，来问卜者甚多，盖以孔明先生有前知之能欤。返城略息，有友人约聆川戏，予于京沪杂剧俱深爱好，颇闻蜀中梨园别具风格，甚乐探之。曲折行数街至一深巷，闻金铙鼓鼙声溢屋而出，觉太喧哗殊失清赏之意，已思却去，卒未果。入座见台上红进黑出，多属斫杀追逐，于表情唱工则甚忽略，且一人出声，音乐师群起而和，往往使听者不明其辞意，而唱者之发音好丑亦不可辨。饰女性者尤多怪状，高髻短衣，裤长而履高跟鞋，步武则轻摇如旧式妇女，终场予仍不知意之所在。

拟越日请见邓锡侯，后以他事相左，未晤谈，承其遣人赠以羊酒，东道之意也。再访杜公草堂，所谓“肯与邻叟相对饮，隔篱呼取共传杯”者此地也。现与草堂寺合，堂且偏居左隅矣，何绍基有“锦里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一联，故该寺正月七日为造访节。小邱茅亭，布置甚雅，不知系公原地否。出门左侧有浣花夫人祠，闻即唐节度使妾却敌守城之遗爱，与予同一志矣。

七、当炉与当壁

辞成都南行，老父及班禅办公处同人皆来送别，忍泪登程，过簇桥（亦称笮（zuó）桥，即今溜筒桥之类，想古有深谷大泽，今则平夷成康庄，山陵变迁仅遗其名欤），进双流县。此地离成都只四十里，产米甚丰，居民亦清秀，多文人学士之流，为乐善堂教主刘止唐之故里也。

原四川同善社有三大派，一曰彭致中派，二曰刘止唐派，三曰唐焕章派，类中以彭派势力最大，中国各地无处不设支部，远至新疆、青海亦巍然存其招牌，有人统计，仅基督教教会略可与抗，国民党地方党部对之亦有逊色，所为多迂怪，非佛非道声称三教合一，而自居圣人地位。

唐派杂食粪秽，故世有吃矢教之称。某年曾言中秋日将天地混冥，全国震动，吴稚晖先生为文辟之，见集中。今刘

某唐某已下世，独彭致中为不死之贼，其住蹕处在永川，威望特大，蜀中军阀多出彼门下。每出游自称巡狩，徒众均俯伏跪谒，有四高足为甘某雷某，号称东西南北四山圣人，各以撞骗得巨资，善己而不善人矣，国府奠都南京后，曾明令禁止之，乃稍敛迹，但在四川则活动如故。此为返京后一川籍友人告我者，故知其内幕如此。

双流境有刘止唐读书处，在大路旁，过者皆可得而见，刘为前清儒生，自着有五经恒解一书，释辞诡谲，莫知其旨。再五十里至新津，济三渡水，几为波臣所掠，谚有难过新津渡之叹，良有以也，闻秋后水退，河分为三，可架木桥，今则合为一流。城中街市闹热，前刘禹九驻节于此，锐意经营，遂有小成都之称。

又九十里至邛莱，为世所艳称之司马长卿与卓文君犍鼻当炉处，现尚存遗址。此地产竹，多节而实心，可以为杖，扶邛呼邛之句，遂成为文士之惯语。出茶与土布，销行康藏，为炉城五属茶帮之一。相传汉以前邛莱以西皆番夷部落，故民元达赖独立，直指邛州为川藏界地。风俗甚朴质，无贫富贵贱皆服粗布，妇女则于头上缠白布条，约寸许宽以为美观。经黑竹关、百丈关，八十里至名山县。县西十五里有蒙山，据云山顶有仙茶七株，叶入水，蒸气成鹤形，前清以为贡赋，故称之为贡茶。亦产常茶，与邛州同为五属大帮，五属者，邛、名、雅、荣与天全。

二十里至金鸡关，盗匪出没之地也，沿途俱甚荒凉，窳（diào）远不见人家，但烟店则颇繁殖，有饭不可觅而烟不难寻之势。苦力无不抽烟者，行十馀里必一吸，又恐主人不耐久候，则店主人有预烤之烟粒，于壁间穿孔，以枪尾透出，让力夫立而吸之，一气即尽，其情形至可笑也。当炉煮酒为雅人，当壁吃烟成俗骨，前见古人，后有来者。

八 孤军渡泸

雅安县旧称雅州府，为上川南首治，前清两道台居之，四面环山，城垣如在釜底。由此过官渡，古名平羌江，昔诸葛武侯抚雅州诸夷于此，故名。茶号如永裕昌、余孚和、夏永昌、义兴等，均甚著名。

民十六年四军设转运总局于此，专运军米，盖西康戍卒不惯糲粳生涯，必食白米饭也，途设若干分局，局长由驻军官佐兼任之，各地人民甚至妇孺均有负米之义务，不但不给力资，反备米一袋以俟处罚，因至一地必量其轻重，皂吏诡称不足，必以米赂免。

自蓉至雅之道路，经尹昌衡与刘禹九两次之修筑，已颇平坦，交通较前为便，自雅至炉则万山丛脞（cuǒ），行旅甚难。沿途负茶包者络绎不绝，每茶一包重约二十斤，壮者可负十三四包，老弱则仅四五包已足，肩荷者甚吃苦，行数武必一歇，尽日仅得二三十里。闻五属输入总数，每年为八

百餘万斤，代价约三百万两。康定茶税，一年规定为十一万两，其征收法论数不论质，百斤为一引，每引抽捐二两。近年川藏隔膜，印茶竞争，茶商倒号者日有所闻，亦可惧也。再前为荣经县，古名孟州，附近有古城，谓为孟获之被擒处也。前此于高桥关尚有七纵河，意盖取七擒孟获之义也。城西有唐节度使李德裕之筹边楼，今改东岳观。此地多竹，产佳笋。姜公兴、蓝鸿泰等茶商之茶叶，则驰名西藏。

四十五里至黄坭铺，翻大相岭（即丞相岭），云为纪念诸葛氏者，山势险要。昔蜀乱大起，李华亭率乡勇拒张闳于此间，七战卒不得入而返。俗又谓诸葛氏曾于岭上与夷约一箭地，阴命人插箭炉城，番民惊其远，敬服不敢犯云云。登峰造极，纵望四山，小如邱陵，真所谓一览众山小也。

进清溪县，此地挟持于大相飞越二岭之间，城市冷淡，直如乡村，因地势过高，括风特大，至暮即无行人。距城二十里有汉源街，即蜀汉时之汉源县，马岱为之守，通建昌大道，街市甚繁荣，清溪精华所在也。上飞越岭，较大相岭为尤峻陡，终年积雪不化，下视层云，如在九霄，天晴可望成都，过山则为西康境。

入泸定县，有“五月渡泸处”巨碑一面。县治无城郭，在大渡河与韦驮山之间，有居民数百家，县署临河架铁桥长三十丈，宽九尺，为康熙时所造。署后为韦驮山，与观音山相向，有两石如人生理，平民及官长俱膜拜之，淫祀火宜禁

革也。

县境气候温和，土地肥美，所出米麦菜蔬，除供给全县之外，尚可运至打箭炉。田地开辟甚多，惜大半为法教士所收买。过泸定桥沿大渡河西行，道路险窄，左为悬崖，右为深潭，稍不留意即葬身于清波碧浪中。又经瓦斯沟，过头道水、二道水、三道水等处，头道水山尖有瀑布，如偃虹奔雷，果亲王曾有诗赞之。是晚入炉城。

九 学谈政事

八月未达泸定桥，距康定不出二日，有人传言某会将不利于予之行动，随行者劝缓进，予不之顾，壮胆前进，于念七日抵炉城。相传打箭炉之得名，因诸葛武侯射箭于此故云，而征之史乘，蜀汉时代纯系南征而非西进，是否曾至康定，尚属疑问也。旧籍有以打箭炉为旧土司名者，实则此名之西康古音古义，今均无从稽考矣。

此地为西康之极东，川康之分界，三山夹抱，地势褊狭，急流两支贯其中，水砾相击，喧声腾吼不可终日。居民以汉人为多，汉人中又以川籍为多，境地毗连使然也。房屋建筑纯为内地旧式，遥望之殆不知已深入边境，河上架四木桥，一曰将军桥，其余曰上中下桥，乃市中交通要道。

炉城既属川康藏交通之枢纽，复为青海甘肃商品所必经，形成全康政治经济之核心，历来治康最高长官俱坐镇此间，

其重要可知矣。惜地偏东隅，不能瞻顾全局，偏安之势遂成，今日康人之批评陈遐龄者，可以概见，谓陈拥众数千，军民可供指挥者又若干，至少足以自守，乃藏兵进窥，遂失二十馀城，不谓非株守之过，使陈进驻巴塘，据康地中心，运南北两道如左右手，而后内自修养生息，育才辟地，康境尚如今之獐獐狃狃，吾不信也。

现刻驻康者最高机关为西康政务委员会，主席龙邦俊氏，为川军刘文辉所派遣，其次则某旅旅部，旅长马庶凡，所属相同，下焉者如财务统筹处，知事公署，团练局等，似觉规模已具也。学校有团务学校及两级小学校数所，办理略如内地，惟规模及组织法欠完备之处甚多，地势偏碍，不足责也。闻在前曾有师范讲习所，后因时期届满停闭，云有继续开办希望，未知今日已来苏否。

普通康人视知识为不甚需要，而亦不能谓为无文化，盖民间有极美妙之歌曲，喇嘛有极深玄之佛理，至于绘画塑像均精妙绝伦，野蛮人不足以跻此也。以现代所谓教育，大之不足以治生养性，小之不足以娱耳悦目，勿谓边圉人民不需此贵族点缀物，内地亦駸駸焉病之矣。

康定附近产麦棉茶米药材等物，土地生产力亦大，惜种植不甚得法，每亩收获颇微，茶叶在前清有定制，系由四川专利，关隘设吏稽征之，有敢携茶树种子者罚有差，故康藏几无此类植物，然饮茶实为康藏人惟一之嗜好，几与吃饭相

等，不可一日或无，彼等饮量之豪，殊属可惊，平均每日每人吸食十六七碗。

予曾以此事询陈先生，此物需要之钜，何以竟至如斯。据称康藏地居高原，乾燥而严寒，常饮此汁，既可解渴，复能增加体温，况其所饮，非徒清水煮叶，实和有奶油食盐，亦足充饥调胃，且食品类多青稞麦面炒熟研末作糌粑，非用水乳搓之成块，不便入口，所饮数量虽多，若较之内地日恒喝汤啜羹饮茶食菓，其量不与之相乘除耶。予闻之不觉哑然。陈先生又徐云，川茶因今日税收过高，运输不便，四斤之值（康人称为一甌），自一圆至三四圆不等，已较前突出数倍，康藏人惟有忍痛受之耳，且有时以川局之变化，交通梗滞，尽出高量代价，亦无处可市。予等遂戏算康藏两地每年消耗略七百二十万，以人口总数一千万人均摊之，人日费茶资二分，在内地或认为此渺小之数，康藏人则负担非轻也。

迨者英人欲攫此大批利权，竭力在印度培植大批茶树，连年转卖西藏者为数已巨，惟藏人积习成性，非川茶不欢，故英茶销行仍不甚条畅，但恐久而甘之，藏民之骨髓将为之吮吸殆尽，而川省多数茶商亦且为之坐毙，国人其犹不猛省乎。

在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人发现印度阿萨姆一带可以种植茶树，之后就一直大力开发，形成一个个大种植园，精选良种，锐意革新。产量之大，使伦敦成为茶都。当时火车可以

通到大吉岭，印茶到西藏只有数日路程，而川茶则往往要在崎岖山路上走几个月，成本大大高于印茶。但印茶较苦，藏民喜饮川茶，英人便经常派人到中国雅安学习烘焙技术，并在包装上模仿川茶出售。印茶倾销西藏，在清末已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的重点，有识者莫不重视。张荫棠、赵尔丰等先后主张对印茶征重税，减免川茶的课税，在藏区培植茶树，在四川办茶务讲习所，严禁作假（当时川茶商人喜在其中掺假）等，以期抵挡印茶的入侵。后来赵尔丰还把一些大茶商组织起来，成立了边茶公司和印茶抗衡，然而要抵挡印茶倾销，要长期不懈努力才行。鼎革后，康藏交界成为火线，川茶输入更难，输入量也更少，以至茶价贵至十倍。在清朝的高峰时期，销往康藏地区的川茶有 1400 余万斤，到了解放前，这个数字变成了 300 余万斤，这几十年，西南无数茶号倒闭。

十 会

此地回教会闻予为个中人，坚欲邀予讲演，并先拟具讲题数端，嘱即依意发挥，有人谓不利于予之某会，与此有瓜葛，恐此去了无好果，自忖某以一弱女子与人无私怨，有何所惧，故卒只身赴会，终会并无异状。

演讲中仅将各宗教作比较的说明，未复论及回教之渐趋微末，非为教之本身有缺陷，而原于教徒之不研究教理，昧

于时代大势，更勉以回教非求出世，故急应为社会谋福利，言下颇得多数人之同情，亦可见回教徒已有觉醒之势。

返寓后马旅长（庶凡）夫人请筒已置案上，次日复两遣厮隶走促，乃践约。席间得晤马先生，就便请其饬派乌拉，并沿途保护，答云西康盗匪纵横，即官吏因公去来亦常遭强抢，派卫士人数太少，毫无用处，过多则开销太大，间可否留炉守候，另以小价间道入藏，向达赖佛处请示，得其许可方前进。予敬领其厚意，谓予即一小价，国府对予亦如君意，然予殊不敢自爱其生命也，实刘文辉先生派人由省保护至此，已费大事，过此则鞭长莫及，实难再相烦扰。席终乃转托人向民团请求卫送，幸得结果，以八人侍从。

又遵母氏嘱，往访外祖母黎，吾母原为康人，桑梓旧地，属意甚殷，乃外祖家式微颇久，知者甚少，多方探访，卒无消息。后予亲至其旧日折尔坡居处访问，卒偿私愿。入门见外祖母扶杖徘徊庭中，以年事过高，目苦短视，见予若无覩，予进前扶其肩，告以来意，并自述所经，外祖母欢喜失声，自疑已身在梦寐间。坚持予手，又将予自顶至踵摩抚殆遍，谓汝之小影尚在吾室，当日高不逾吾杖之半，垂双鬟，服藏装，憨态可掬，曷今日颀而长兮，几与吾相等，而双鬟已不可见，装束亦全异旧时耶？予答以彼影系九龄时在西藏所摄，及今已十馀年，故由孩提之童，进而为壮年成人矣，若许长时间，吾姬竟未知之欤。外祖母黯然曰，予以老拙，累于家

务，镇日惟在愁苦中，几不知晨之明，夜之昏，曷论乎长年流水。予当即奉之归客舍，为之置皮衣杂物诸端，外祖母笑纳之。但恒以为母氏随予来，迭唤相见，告之复忘，既知辄感然减欢，一家骨肉，各作劳燕，感念自切。如此团聚数日，直至分袂时，外祖母犹垂涕告语，嘱归途仍须取道康定，携之赴京。

刘曼卿父亲为“汉人回教徒”，故她说自己是“个中人”；母亲为康区藏人。

十一 一般可怜

据康人传述，炉城原为明正土司属地，当极盛时代，城中竟有僚属四十八家，即今之四十八家锅庄是也。辖境既广，收入亦富，全康除德格土司外，无与伦比。惟德格土司及今尚有僚属徐绪一家，名曰瓦斯郊，推境中第一富户，现营旅店业务，亦甚兴盛，虽前年会遭焚毁，及今已渐复原状。惟明正土司则灶突生蛙，宗社为墟，苍狗白云，变幻殊难测也。明正土司辖境原与四川土壤相接，赵督收康时，首先褫职，从此降为平民，益以治生乏术，私产耗尽，卒至于堕落不可收拾。所存孺子二辈，一曰联科，一曰联芳，后均夭丧，土司末路可见一般。有云明正实姓果，为果亲王后裔，因弟兄意见分歧，遂截断其姓为甲为木，现刻金川地方有木土司者是也。按果亲王为清皇室，因使藏而留居者，“果”字系封

号而非姓氏，所谓截果为二者，事殊荒诞，然甲木二氏乃相信不疑，亦可怪也。

康定各教杂出，世人认为教派陈列室，亦异闻也。且各寺院有倾达赖倾班禅之分，亦如各政党之有左右派然。城内有昂取寺，即达赖所支配者，内中一切职僧，俱前藏所派；出南门外有难母寺，即崇仰班禅者；余如大吉札寺系红教，山间萨家教小庙则属所谓黑教。此间所有喇嘛都无恒产，亦少自动营生，概赖旅客资给，因康人出外及所经地均须请人为之祝福消灾，而酬以供养，喇嘛即恃此为生，恐将来行旅对于默求神佑之浓度减杀，或更加以不信任，则此大批僧侣之吃饭问题，实可忧虑。

趁便往访康藏间巨商德主郎吉氏，求其代购骡马与指导行径。此时仍拟于未过昌都以前，不明言自己为国府使者，乔装商妇问道而去。入门即见德主与其伙伴据席作雀战，红中白板之声，叫嚣震屋。予知其素不识汉字，突闻其读音如此准确，颇疑其近来曾读书少许，及问其详，乃知此仅由人口授，自己分张默契之，若移于他处亦未必能识其体义，且谓心之所好，学来亦不甚吃力，数日摩娑，数月练习，即已晓畅无阻。此所谓就下易，就上难之效欤？

闻西藏人亦多爱此物，与东邻日本，西家欧美同一盛行，中国文化及乎远方，此其著矣。康藏赌具最普通者为牌九骰子，似亦学之大阿哥者，见彼席间有藏洋数枚，大小厚薄略

如内地五角银辅币，问之知为宣统年间在成都铸造，中绘废帝小像，重量为三钱二分。圆以下有一咀二咀之分，一咀值每圆四分之一，即银八分，当内地双毫银角一枚强，二咀则又倍之，咀仅为名词，而无实币，故有剖每圆为两片以当其数者，然奸商更因之于每枚中凿去一小块以博蝇头，陈遐龄曾获而殒杀之，其风乃稍已，现一钱可值铜圆一千三四。康定币制极复杂，有云南钢板，川半圆，川大圆等等，旅客用钱殊感摸不着头脑。

此君（德主郎吉）为人和平，不脱康藏习俗，溺于赌博，予颇为之惋惜。出外见街道上颇多类似康北人者，衣服华美，频频往还。予问孔君，知为北路[指炉霍、甘孜、德格一线，康北地区]商人，彼等故丽其服饰以便贷取于商人，而食息则甚简鄙，盖川谚所谓绣花枕之流亚。市井小孩探奇索异，每每尾随于后，视如钦差，殊可笑可厌也。

康定的锅庄，于元明时兴起，为明正土司的头人们定期觐见和驻足之用，功能有客栈、货栈、中介及各头人在打箭炉的办事处等等多种。最初锅庄的政治功能较强，后逐渐侧重于经济功能。各地商人往来，多住在当地对应的锅庄里。鼎盛时打箭炉共有四十八家锅庄，不完全名单为（括号中位藏名）：

邱家锅庄（羌厥）、包家锅庄（乙瓦卡）、木家锅庄（甲人色）、杨家锅庄（旧那卜夏马）、王家锅庄（旧尔波）、

贾家锅庄（独根固）、彭家锅庄（第子智）、彭家锅庄（丹曾）、丁家锅庄（边巴冲洛）、杨家锅庄、安家锅庄（仲一出）、泰家锅庄（齐卡）、裘家锅庄（齐卡）、张家锅庄（桑加甲）、汪家锅庄（阿陞巴巴）、杨家锅庄（棱出清）、孙家锅庄（朱热夺马）、岳家锅庄（拉罗伯）、黄家锅庄（黄贵用）、彭家锅庄（瓦斯足由马）、包家锅庄（瓦斯碉）、裘家锅庄（那珠瓦）、高家锅庄（高日拉）、刘家锅庄、邱家锅庄（七入巴巴）、汪家锅庄（卡瓦江楚）、杨家锅庄（普热洛麻）、汪家锅庄（夏华从）、罗家锅庄（印宜带马）、王家锅庄（朱热通马）、王家锅庄、贾家锅庄、陈家锅庄（职商速马）、彭家锅庄（阿松扎）、包家锅庄（鄂惹阿）、李家锅庄（郎配惹）、充家锅庄（充喜佳）、罗家锅庄（包根主）、杨家锅庄（牙甲）、孙家锅庄、杜家锅庄（甲卡）、咱家锅庄（咱古老诸）、刘家锅庄（刘卡错扎）、白家锅庄、孙家锅庄（生吉夺马）、罗家锅庄（蒙夺）、史家锅庄（贡夺于马）。

刘曼卿提到的瓦斯郊，即瓦斯碉，包家锅庄。包家锅庄（瓦斯碉）和明正土司渊源很深，并非是德格土司家的。明正土司在康区诸土司中是最后改流的（宣统三年改流），并非最先改流。明正所辖之地，汉官的势力早已很大，赵尔丰并不着急改流明正。

文中提到的藏洋，即四川卢比王树：四川卢比，上面的

人头是光绪皇帝而非废帝。四川卢比发行时有配套的辅币咀和二咀，并非只有名字而无实物。但辅币发行较少，并不够用。当时奸商一拿到四川卢比，就剪成四瓣，在边角上截去白银谋利，且银元上有皇帝像，剪成几瓣是大不敬，赵尔丰时已命令剪开后的四川卢比即作废。当然，有效阻止这个问题的途径还是发行小额的辅币，所以，赵尔丰又发行了当十铜圆，一四川卢比可换四十四枚当十铜圆，而一咀只能换十枚，以此来阻止剪币。

十二 有异状

骡马夫役已具，即于十月六日午刻离炉，亲故送别者甚众，且有为予不认识者，临行邀表叔黎良才相伴，以彼熟于掌故及地方情形，可以佐谈，可以执事。馀则团丁敬名为外卫，一行计人畜以二十馀，道中颇不寂寞。行未远，越一小山，值仰乡寺活佛，遥见渠戴尖顶黄冠，着阔袍，飘飘然有出尘之概。一般乌拉娃（即夫役）均趋前脱帽，祈佛手摩其顶，彼谓予一俯其首，予答礼如仪。略问予之行程，均一一应之，少顷别去。

是晚宿折多山腰，计程仅四十里，因动身过晚，而离别时心中又至悲哀，故一路颇不适意。下榻处为一牛厂，共拾薪煨茶，并煮内地式麦片而食。座中某君，食而甘之，不觉连尽数器。良才叔熟视哑然，于是掌故汨汨从口中吐出，云

昔有某人聚众会餐，所食均甚可口，而主人独持异议，叹其难于下咽，谓须重放卤素方可，遂倾盐盂入之，众乃结舌不敢进箸，谓今日亦需卤素之时，言竟一室哄然。

入夜张行军床敷被就寝，厂中牧人见以一束断木张之使阔，大可容人，皆骇怪不知究竟，坚欲详其原委，乞收之复旧状以瞻其理，予一一为之解释，并如约弛张之，使得一饱眼福，均雀跃称快。日间孔君语我，行路须改装以避人耳目，并谓女子服汉人衣，纠纠乘马，殊欠雅观。少见多怪，人之常情，予何讥焉。

十三 完全藏式生活

逾折多山时因气候甚寒，且遵孔先生之嘱，于汉装外罩以大皮衣，一如藏式，深袖阔腰，臃肿如雪人，动作俱感不便，盖未成习惯也。今日服藏式大氅，席地饮藏式茶，开始完全过其藏人生活。

次晨收拾行李毕，从容出发，路道广阔平坦而少屈折，两旁山色作褐黄淡绿色，如油画片之人工渲染，盖此去山间俱少森林，山色乃随土质而异，故形态类多奇绝可喜。只以当兹秋初肃杀，愁绪郁结，感事怀人，徒增哀痛，勒马横辔，泪不可止，遂释鞍舍镫，徒步行里许，览境尽兴，以劳止愁。于举足间乃亲见所有夫役均精力强壮，健步如飞，虽跋高涉深，亦毫不觉疲劳，以视内地之舆夫走卒，行十数里必抽大

烟一次者，真有上下手之别。下午四时到东俄落就宿，越两日即国庆佳节，回忆去年此日，偕至好赴盛会，今则塞外孤征，感念曷既。

日就暮，抵雅江，亦称河口，藏人则呼之曰娘秋靠。持友人介函往访曹剑侯君，适曹君外出，曹夫人笑靥相迎，招待周至，盛意有足多者。不久曹君自外归来，相见如故知，畅谈至夜半始就榻。按例炉城乌拉至雅江为交替日，须更易卒竖始前行。

次日济雅水，曹夫人及何太太均来同渡，以为远送。雅江河身本不甚宽，因水势太急，现未有桥，仅用皮船为载。然上船亦非易事，不得间终亦不能转棹，故数次下岸入舟，均折返，卒于末次趁便达对岸，及反顾，则来处房屋犹历历在目前，知相去之无几也。闻民五以前实有钢桥，建筑甚坚，有陈匪者故意毁去之，今尚有人存其钢骨，果尔则造桥亦非万难之事，特康人不甚留心建设事业耳。

行一日，曹君尚请人杀鸡持黍来追予及之，情意殷重有古人风。渡河口之前将团防卫士撤去，另雇四康人代之，因闻团丁实不足以拒匪也。当晚所雇四人来会于麻盖宗，次日宿西俄落，此数日或行三四十里，或奔八九十里，无定准，视其途之难易为率。

十四日翻大山，直踵崇喜土司官寨咱马拉洞，当晚即转赴土司私邸致贄见礼，时适值此君将往火竹兴地方牧畜，住

帐篷内，所有厮隶牲畜，俱备齐待命，状颇整肃。彼人年岁大约四十馀，所踞坐榻略高五寸许，上敷硬皮，广及四围，左隅有炊饭炉，崇喜略倚之，俯其首状如新嫁娘，不敢纵目及予。谈话亦必以孔君为介，使频频传述，同是康藏人，共谈康藏语，亦必以通司译其意，境殊奇趣。后乃探知该土司畏见女性，凡笄者见之均如此也。予等所以必往晤彼者，因渠威望素敷于乡里，跳梁小丑惧畏惮之，如渠允保护，则无人敢犯，但渠仅谓当照巴塘县守同样意思表示。是谦虚耶？是推却耶？殊令人费解也。

河口（雅江）处雅砻江上的钢桥，即是赵尔丰请比利时华法公司主持修建的吊式钢桥，工程师为盖利于艾尔。钢料全是进口，订价为一万八千五百两，加上关税，运费与工程师薪水等，运到时已耗费二万八千五百两，再加上修建的费用，总共耗银四万五千多两。桥造好后，已是宣统三年。赵尔丰又上奏请求在泸定的大渡河上也造一架类似的钢桥，仍由华法公司承包，因鼎革未果。

尹昌衡西征时，路过河口钢桥，名其为“平西桥”。尹西征时，分南北两路，南路有一营的营长叫陈步三，陈营打下乡城后即驻扎在那里。民国四年（1915年）陈营发生叛乱，沦为土匪，把武器发给乡城百姓，令其东进，抢掠雅江、康定等地，打下了好几个县。当时川省内乱，无力西顾，后政府派大军围剿，陈步三等在逃过雅江钢桥后，为阻断追兵，

将桥砸毁。百姓的数万钱财，赵尔丰的一番心血，遂成废墟。

十四 一枝笔

别崇喜进住火竹兴，见幢幃骈列，张幕而居者，殆数十家，崇之行帷亦峙立其中，此等居民咸逐水草而处，尚不脱太古游牧民族之风。群众中间有诵经者，扬号者，梵音佛偈，与牛鸣马嘶相唱和，洋洋盈耳。日就暮，予等入一帐篷住宿，主人供牛羊肉及黄油特丰盛，大缶小盂棋布予前，闻为飧宾之礼，不必受者尽食之，不然五鼎九鼎之饌岂不太费乎。

就寝前，出日记册欲录此日见闻，摸索怀中，知笔管已不翼而飞，猛忆此物尚遗于西俄落庄中，犹幸昨晚庄主亦为崇喜所属，且现在崇喜处，尚可追索。即托某行脚捐客走告语之，少顷主人来见，告以欲取回钢笔之意，彼入甚诚笃，直认不讳，谓虽非在我家，途中曾遇土司侍者拾得，献之主人，今恐此厮已他去。予因急于抄写，坚嘱代为觅回，几经往返，终无要领，后乃以五金贿土司管家，并由孔先生解手所佩表以易之。且谓之云，此笔所蓄水量有限，作书一纸即已渴竭，竭后殆同废物，彼乃允赎取，是区区者所值几何，而必烦扰若此，诚以用之则贵耳，然而康藏人之贪小便宜，亦于此可见矣。

翌日到理化县，王君绥之为守土吏，王籍湖南，留官此间有年，其夫人系西康土著，故王亦西康化也。对予等甚优

遇，即迎住其官舍，实则外间亦无住处。当日与其母若妻及二孺子共摄一影，以作志念。末问以当地现势，答云里塘（帅理化）情形与外间回异，境内无一戍卒，所谓官吏，仅宰守一人而已。人民在旧时深遭军人之蹂躏，故激起反抗而作自卫之运动，当时屯兵均强驻喇嘛寺内，挟喇嘛以要人民，若派款派差稍逆其意，即申言将纵火焚庙，并屠喇嘛，乡人对于喇嘛，均非常敬重，往往忍曲求全，终以积怨过深，突然爆发，遂将兵士尽行驱逐出境。后境内乃由各喇嘛寺合组团防，以寺庙堪布为队长，组织以来，训练未或间断，故实力亦甚可称，守土御匪俱绰绰有馀，因此全康人民皆欲起而效法，此亦自决自治之先声也。寺庙中所谓里塘大喇嘛寺者，又为各寺院之领袖，人数达二千馀，不惟经济充裕，枪械亦甚整齐，颇有恃强使横之势，汉官吏亦莫可如何也。

言既，由其夫人导予前往谒佛，庙堂巍峩，佛像庄严，有金灯盛酥油而燃之。灯之重量当在三四十斤上下，此外又有较小者三数具，诚所谓金炉氤氲矣。因王君谈及武装和尚故事，极欲知其底蕴，于寒暄应对中略询庙中香火僧，据云此庙不特有械弹，且亦有康式武装，惟于庙内不准着身，盖恐污其清净色相也。堪布管理部属甚严，一声号令即就列待命，进前退后均，能指挥如意，且庙有禁例，来谒佛者俱于庙前弃乘，不能按辔直入。因实力与财富俱操于喇嘛之手，一乡权势渐渐集中，故四乡头人均须俯首承旨。

后访各苏呼图克图，张口即问宣统复行登极有之否。予答以国政再度维新，已改间接之代议制，而为直接之国民政府，何况帝制馀孽，彼乃恍悟。康藏所传谬妄消息类此者甚多，予均一一为之申说，亦略带宣传意味也。出见四郊，地多荒芜，未有种植而牛羊则茁壮长矣。故黍麦之需均仰给邻县，而肉食则甚廉贱。继又探询县中教育状况，知此间仅有小学一所，执铎者为青年学生，年长者几与之相等，所用教材仍不出四书五经，日惟咿呀伏诵，讲解释疑亦所不急，此与内地乡村私塾无多差异。学子中汉人居多数，康人则不一见，以其不需要也。

十五 圣人与强盗

留里塘二日，将行之前夕，王夫人把盏为饯，偶倾沸水，致伤其足，原拟定次日走送，竟以不果。行十馀里，抵里塘温泉，欲作休沐，故即住足，且卫士此时又先送美国教士皮先生往巴，非俟彼等返此，吾等亦难就道也。温泉上有屋数椽，行侣即住其中，此水不惟可沐，亦宜于吸食，远道来取者甚众。

晚间无事，聆土人唱歌，除靡靡作声外，亦有庄严高妙，颂德褒功之辞，如赞美达赖第五第七两世之歌是。赞美歌中谓巴里塘虽属盗贼之藪，然而不失其为产生达赖的圣地，歌意高雅，音节婉转，惟译出遂平淡无奇耳。原达赖五世阿旺

布藏甲错，与七世甲瓦日清苍养甲错，均属里塘人，目前青海拉卜愣翁都甲羊协巴活佛，亦生于此，故理化有圣人出产地之称。

尤以七世达赖为人富有文学天才，因风流倜傥，不惯寂寞生涯，故每微服出游，与溪边浣农妇女相唱和，一阙制出，即传送各地。如咏雕鸟之什云，翱翔的鸟，你有可羡的两翅，可否借予一用，俾得瞻望乡土。此种故事及今犹脍炙人口，知音者闻之更觉神往，共虑明日启行之难，详问里塘至巴安之交通。知平时商贾，必须等齐大帮，请喇嘛或土司护送，时间则断难预料，有候至三四十日者。

忆崇喜所谓照里塘县守同样意思者，今里塘待我颇不恶，彼处或有望也，次日果有崇喜所派卫士十名来。予见其人俱头缠大狐皮，着羊裘，而以獐为表，边镶六寸金绒，闻为西康军人最贵之服饰。但军容甚懈，枪械仅荷担肩上，毫无预防之准备。私向孔先作致询，谓果有土匪，此区区数人何以御之，况军心涣散，恐无切实保护之责任心，吾等将何以为计。孔小语我云，崇喜为炉巴一带极有名之土司，不特拥众甚多，可寒贼胆，而其驾驭土匪亦至有手腕，至于此种派出之兵，乃聊资点缀而已，并非真欲用与土匪相抗也。孔最后甚至谓康定以东不能无畏，以西则一无所忧。予以康前有川军保障，乃放胆前行，不料竟适得其反。

后又问及西康盗匪近状，卫士答称，康匪分两种，一为

无赖汉，专以抢劫为生者，一为土著，以越货为副业，惟彼等之施劫掠虽多，在他乡而非本地。但彼等之出发地，则尚有蛛丝马迹之可寻，盗匪经过处，每架三石为灶，去则拔去其一，继至者见而知之，且可探其馀烬是否温暖以征其去之远近。盗岂真有道耶。闻邮寄物亦往往遭抢劫，而送信邮差亦视为故常，匪来则弃物而去，匪去则返收其弃物复前行，已则着破羊皮，断不为匪类所覬觐。渊藪云者，未为过也。

文中所说作诗的“七世达赖”，应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五世达赖和六世达赖都出生在山南地区，并非理塘。文中所提到的那首诗，现有种译法是：“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六世达赖死后，摄政等人认为这首诗预言了七世达赖的出生地，于是就在理塘寻找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故七世达赖是理塘人，但并未闻作过什么诗。理塘共出过两位达赖，为七世达赖和十世达赖。十世达赖的父亲是理塘的一个头人。在康区出生的达赖还有九世达赖和十一世达赖。九世达赖的父亲是康区的一个土司，十一世达赖出生打箭炉（康定）附近。

十六 游牧

十月十九至二十四，五日之内，完全踟蹰于毛垭坝中。此坝广袤计一百馀里，野营天成，实难得也。予等抵毛垭坝之前一日，经过古木地方，沿途并无居民，亦未逢人往来，

仅吾辈孤苦伶仃十数人，蹇蹇前进，大有黄埃散漫风萧索之感。而昏暮时分，天色忽黯，状如深愁，将欲滴泪，继以大风拂过，块垒乃消，一团笑脸月，自东方缓缓升上，予斯时苦无槩横，不然纵怀吟诗，当不亚于曹氏之临滚滚大江。

二十日抵毛垭土司界，遥见布房星列，中有巍峙而庞硕者，即土司自居室也。及进见之土司，年仅二十一二，面目洁白，若非皮冠褐服，几与汉人中优秀青年无异。交谈之顷，彼殷殷询问康藏人士在内地之数目与现状，中国政局及党义等等。予答以藏人在故都有数家，在南方则甚众，康人在前曾无一人，自格桑先生入都后，学生去者亦甚多，近已达四五十人。现在中央对于边地人士并不歧视，只须有才具有识见即可任政府高级官吏。内地已完全统一，政治亦逐渐上轨道，举国上下刻均服膺孙中山先生之主张，内求五族平等，外求国际平等，不久之将来，中国自有开明之一日。渠言予于旅外诸同乡时时挂念，对中央政府则更希望其能施悦近来远之策也。语时意甚恳切，以予先后所见诸头人揆之，此君殆不可多见者。后承饷以丰筵，示深为满意也。

餐后更进十馀里，住牙马德主家。其父年已八十而精神矍铄，每晨尚能自驱牛马数十匹，至草密处饲牧，且用度甚俭，得钱即藏之卧垫下，若揭视之，即见同式同量之银币若干枚，排列其中。问以牧民散处究竟有无组织与统系，答称毛垭土司下共分七八部，本部名哈须染瓦，有酋长为之司，

一切争执纠纷，须取决于彼。驱牲畜逐水草，亦大约有一定方向，非如外人想像中所谓之随意转动，且每一迁徙，尚须呈报土司，核准手续亦极烦重。

后见厮隶中每人项下都系一小袋，问之乃识其为盛盐之物，于每次饮食时，以少许洒入之，彼等之食品，不出肉类乳类，盐亦非当地产，乃来自千百里外，故珍之如同拱璧。一价语我，彼亦常吃四川白米，且甚合口胃，并称不必出代价。予以为妄，后彼又谓川军驻防康地，因不惯藏式生活，必远取四川粟米，以麻为袋，更裹以牛皮，输入康境。过路时予等即以大铁锥刺之，使穿洞出米，然后以泥实之，故一次所取可供数顿饕餮也。渠且谈且笑，状甚自得，毫不以作小窃为耻。

入室见其燃料非材非炭，纯以牛粪制饼，曝干而燃炙之。闻者恐将以为何等恶浊，实则牛食青草，粪秽亦不甚臭，所可厌者即彼等以牛羊肉就粪炙熏蒸之，予见而恶之，遂不敢以牛羊肉入口，但以牛粪为燃料，在蒙古西藏极普通，西康则自里塘以西亦如此也。彼等视猪肉为秽物，相率不食，谓入城见案上垒垒置之，未尝不作三日呕。

每当日没，即围处炉旁煮食酸奶汤，大谈牛马故事，如某也怀犊，某也生驹之类。而牛马各有名，购于张者则以张牛称之，购于王者则以王牛称之，谈及遂不至混乱。牲畜中除牛马外，犬最为主人所珍爱，犬高三尺以上，口阔眼大，

颈系红纓，日恒坐镇帐幕外，夜则巡逻四周，遇有生人，则扑啮之加以重创。故初到者，非得主人之看护，殊不易行动也。

男女衣服俱简陋，恒服旧皮衣一袭，被褥共之。日以为饰，夜以为床，无论何处何地都可安息。但往往于破衲中露其至贵之佩饰，其物非金非玉，乃一种摩尼珠宝，康人称之曰斯，系石质，或长或方或圆或扁，上端有孔，自一至九，以九孔者为最上，价值百千不等，谓为天神所造，世界上共只十斗，决无增减，佩之可避灾害。

清末时，就有规定军需必须包裹牛皮，以免运输途中损坏。看来民国时仍沿用此法，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牙马德主等人，仍取之如探囊。

十七 寒风入我帟

馆牙马家三日，因乌拉候茶叶，且喇嘛传言，今日决不宜出动，后日可迅速起身，不然途中将有危难，侍从闻之愈坚持不欲前行，余虽再三开导，卒不如喇嘛一言为有效也。次日阴霾四布，继之以雪片，寒气侵人，直如严冬。帐幕独帟当风，竟被吹折，卧衾衣裳均遭濡没，战战栗栗，伏蹲一隅，仆辈急扶正之，始得暂安。后惟有拥毳卧短榻上，翻检旧籍，苦恼中惟一慰藉物，自舍此莫属。

下午毛垭土司派人馈小羔以为贶仪，且敬询国府地址，

谓将于明日作一书，请予转奉。廿三日晨，天气晴明，惟甚冰冻，残雪积草上犹作银色，寒威迫人，反较昨日为甚。初以为今日可遵喇嘛意起程，乃卫卒中有人托辞，将请人卜其休咎，尚须延一二日，实则此地本渠等乡土，特借故逗留耳。至此心愈躁急，晚间常不能入梦，苦闷实难言喻。次日寒气稍杀，遂拔幕前进，几日屈处，髀股生肌，一旦纵辔，乐不可支。行十馀里，乃将此天生大坝走完，将来西康省治设于巴塘，此地用途正广。

是晚宿吟仁拉兹，乃随意落足，初无固定之站口也。次晨趁月明起床，方欲就鞍，忽告马匹遗去，于是孔先生及诸仆役四出追求，仅留予株守四骡。而蠢物伤蹄长嘶，喧哗不止，深恐山君闻之，追踪而至，予与四畜俱无活命。早闻此间闲尝有虎豹出入，故恐惧特甚，幸旧馆主牙马氏赶来，先驱马至宽处，以待天大明，遗去之马始觅回，乃得就道。

上马时有妇人来晤，谓彼有一小孩出辞不明，状类喑哑，问属何故。予答以恐系喉部生理有异态，或发音机关不健全所致。彼大惊讶，以吾未见其人而知其事，又出女孩一，命予猜其年龄，予漫应之，谓或十七八，彼又拜服。卒之则请予视一老妇人疾，似为其母，患残喘，面色惨白，嘱其食息须注意，用具宜清洁，未复馈以自携之药饵，均一一敬领而深谢之，并将答予以礼品，却谢而去。

十八 女帅

离吟仁拉兹已行八十里，前卫突呼匪警，初则稍有惊悸，继以自卫力尚不单薄，乃严阵待之，及相见乃知为贩牛徒，渠语我云君等将往巴塘乎，前途已有九人等候矣。予知巴塘渐近，急遣阿当驰马前行为先容，因巴塘亲友甚多，注望者自不乏人，故须飞告平安。

晚住合目纳，九士果骤来迎，意态诚恳，相对如家人，旅愁遣去不少。后出所携酒食，皆为戚友所遗者，予命分食之，以共慰辛劳。既醉既饱，相与击节吭歌，兴甚豪。据云各家眷属，多已进住热水塘（巴塘附近地非里塘之温泉），结幕守候，明日可把晤，欢跃无似。

次晨天气晴朗，行脚伴顿加数人，倍觉热闹。乃以旧军居前，新军为殿，予等坐中军，后拥前呼，俨如女帅带兵出发。所过夹道多树林，遮蔽日光，使前后不相见，闻为盗匪出没之区，全队恐遭小丑袭击，不敢散失，使马匹顶臀相接，作长蛇阵，令首尾相顾。

翻错木阿利拉大山，计程已一百二十里，遂就山麓隙地安置。“未知飘零苦，随处是吾家”之句突来唇边，终强咽之。惜翌日又大雪，虽身非翠袖，而薄不胜寒则似也。弹鞍整冠，一跃上马，错本山与予握别矣。幸行末二十里，雪霁风静，乃去皮衣，略理装，下小坞至小巴冲地，此间固有屋数椽，十馀日毳幕生活，今见可栖处，雅不欲舍去，因行李

箱笼落后，乃驻足以待。

不意本地人民殷勤留宴，情不可却，乃允其请。酒一周，番乐乍响，群皆肃立，男女各异列，相将和歌，出辞每取问答式，不以个人语气叙幽思。席间有肥人某健啖喝，醉后纵声大笑，予亦不禁捧腹，就道以来，日惟在戒备愁怛中，今得展颜，应拜此君之赐。

因盼念巴塘过切，梦魂依绕，故就枕不能熟寐，天未明即醒，鸡既唱，众均离榻备早点。此日徒众特予渥遇，不令予劳作，盖藏俗在行旅中，无贵贱长幼俱应拾薪汲水也。将动身，雪片又淋漓而下，心有所向，已不如前此之苦。

行十馀里，即见巴塘之热水池，企首引领者如麻如林，进前略计之，男妇达九十馀人。马未住蹄，众人争来挽辔，就骑上敬酒，哈达又纷纷掷来，叹此山阴道，致我应接不暇。急纵身下马，被拥入第一家帐篷，菓品胪陈，樽俎有叙，主人先献延寿菓以为祝（延寿菓藏人呼之曰竹马吉庆事件用之），次敬黄油饭一盂，细面盈盅。相见礼毕，客离座辞主人，主人送及门而返，彬彬焉有儒雅之致。前去十馀步，接洒献菓如旧，历十几处，直至格桑先生门首始已。格宅清洁整肃，康人中所鲜覩者，惟绕视者过众，应对酬答甚感忙乱，劳倦之身，殊难堪此。

十九 巴安掌故

留巴安逾二十二日，见闻较详。巴安本称巴塘，在赵督时，为西康之首治，旧事新型，有足述者。

巴安有鹦鹉嘴，为康人久要不忘之地。原清皇室凤全都护受命入藏，路出此间，流连不遽去，无端编练士兵，干涉地方行政，因之康人大起疑虑，由丁林寺喇嘛首倡，进围钦差行辕，幸当地正副土司以职责所在，出兵解救，得暂免于难，但限日离境不容逗留。凤全为避锋出走，故于次日率众离城，反旆回川。孰知喇嘛蓄怨未已，先一日在鹦鹉嘴，据险守隘，图谋袭击。凤至时，弹石齐飞，遂及于难，从者皆以身殉。后清廷闻讯，赫然震怒，即命赵尔丰、马维骥两将，率兵进剿，将丁林寺付之一炬，更乘势取消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其他一切寺院，劫毁殆尽，亦云惨矣。今凤墓在成都北门外，与昭觉寺相望，或云系衣冠墓，因凤死后遗骸已不可复觅。康人因创伤痛剧，群归咎于丁林喇嘛，至今犹常指骂云。

赵氏既威服全康，首即注意教育，设西康学务局于巴塘，聘四川教育界硕彦吴蜀尤（指吴嘉谟）先生主其事，就近设普通男女学校及喇嘛职业学校若干所，复在里塘（今四川理塘县）、乡城、盐井（今西藏芒康县纳西民族乡附近）、江卡（今西藏芒康县）、武成（今西藏贡觉县和四川白玉县交界处，原名三岩，赵尔丰改流后改为武成）、义敦（今属四川巴塘县和理塘县交界处，原名三坝）各地设立官话学校及

小学、巴塘男校分高初两等、甲乙丙丁四班，女校同。并强迫青年喇嘛入职业校，教以土木工程，使养成技术人才，又设幼稚园以纳幼童，计学生人数，男子共四百余人，幼稚园二百余人，亦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就学生徒除巴塘本地外，有由里塘、盐井等处升送者。凡在校一切消耗如饭食衣服等均由学校支給。待遇如此优渥，宜若踊跃从事，讵知一般士庶反皆踟躇不前，甚至有出资雇请贫人以为代替者。赵氏以为防范规避计，遂严查户籍，清点人口，有隐匿不报者，重惩勿赦，一面对于家中有子弟入学校者则予以免赋税之优待，又闻某次有一军人乘马撞乱学生行列，赵竟处该军人以重罚。余如看戏看会学生均有优先权，而为家长者终不十分热心，足见创业始事之难。

当时男女学生均着汉装，女子且留发辫着短衣长裙，男则戎装革履，因之西康青年遂渐与汉人同化。不幸赵氏事功初见端倪，而四川保路事起，全川扰动，赵氏在成都为尹昌衡所杀，此后康省建设事业，遂一败涂地，惜哉。

二十 残痕

赵氏之举措，以川人视之或以为倒行逆施，在康藏人则应憎而爱之也。憎之以其残暴，爱之以其勇为。其提倡教育固有足多者，而置图书，设官署，奏改行省，其为康之诚，爱康之深，能谓其非守土之良吏耶？赵曾建衙署于巴塘，规

模颇大，予久兴向往，特于酬对匆忙之际，偷闲踪蹑之，至则所见惟败瓦颓垣耳。衙署遗址位于巴塘西门，下临巴楚河，而与丁林大喇嘛寺比肩，胜地相辉映，愈见当时好景物。此署原分前后两院，前院曾遭回禄，后院门窗户牖被人盗窃一空，仅存屋架，鼯鼠走阶，蛛丝结门，人去楼空，人亡政息，曷胜感慨。

游毕顺道往丁林寺谒纳哈呼图克图，该寺自经赵氏烧毁后，虽经各地人士踊跃捐助，得以恢复一二，而较之旧时规模，则相差甚远。全寺俱甚清洁，神像亦庄严奇伟，侍者直引予至二楼见活佛，楼上四壁画西藏故事甚多，惜予不能一一辨识之。从左门入，进纳哈住室，地板光亮如镜。彼问政府情形甚详，予告以当世执政者多属学者，政治已渐澄清。因西藏对于有道之士推崇备至，不如此殊难得其信仰。言已承渠飧以蔬食。饭罢辞出，拟次日再将总理遗像来，以便对一般喇嘛略解三民主义。

第二日，持图书数事去首见其领袖僧人，谈孙先生素以民为本，所有主义全注重人民之福利，政府官吏无不为总理之信徒，故均能理解其主张而力行之，中国之振兴可期，五族之真共和立至。如此娓娓言之，不觉尽两时，而听者犹毫无疲悞态，料想总理伟大人格，已照临摄受之也。

稍后与当地青年团体接触数次，得悉巴安种种情势：如外人势力，党务情形，教育现状诸事。巴塘在清末时，有美国医生史德文者，以数百圆之手续费，由巴塘县署租领大块地皮，引小巴河上游之水灌溉之上，遂易瘠而沃可种谷物。后更沿山筑围墙，以与外间分划，内修三级洋楼两座，一作医院，一作华西学校。两级洋楼数所，康式楼房十馀所，以供西人及教会人员住居。外备花园、草坪、菜圃、运动场、树林、池沼、养畜园等地，无异一雏形之市镇也。

外人生活亦甚豪阔，每宅有雇工十数人，亦间请通中文藏文之教师到宅授课，两者月俸俱不出十圆，此谚所谓“文人贱如狗，教习满街走”之征候欤。美人在巴塘本藉办学办医院以传教，在城中设有礼拜堂，礼拜日鸣金聚众，并散发各种宗教画片与书籍，有时亦用音乐歌舞以资号召。奈康藏人士生性固执，不易引诱，且佛教思想深入脑筋，拔赵易汉殊难行也。故真正本地人而受基督教洗礼者，实寥寥无几，有之亦仅服务于外人，或求学于华西学校者，然亦不过依违两可，敷衍场面而已。康谚曰不爱洋人爱洋钱，此或可尽其真相。

初丁林喇嘛曾投一法教士入巴楚河中（为 1905 年凤全事件的一部分），与德人大起交涉，卒由清廷赔偿寝事，故政府此后即竭力保护，康人亦无敢与外人侵衅者，兼之外人来康者又多谦抑而有礼貌，故宾主间尚称相安。前年巴安县

党部因外人越境筑墙，曾与之略有齟齬，彼旋即道歉了息。平心论之，外人入康，亦不无微劳，现今西康所有智识份子，多半出身教会学校，因除此即无较好学校可入。故外人对于文化之贡献，亦未可一笔抹煞也。但闻外人常将本地地图及种种机密，探报回国，是否存有侵略之野心，诚难言矣。

前述巴安县党部事件，兹略记保森先生之言，以见其概要。据云“民国十七年，四川雅州设西康特别区党部，西康旅川青年大都继续入党。予奉特别区党部指令，委派回巴安组织县党部，当征得党员二百余人。不久即正式选出执监委员，成立县党部，部中每日邀集各党员讲演三民主义一次，以求其了解党的意义，与信仰党的权威。殊后与架炮顶（架炮顶即美国人史德文所租之处，占地三十亩）要人冲突，并逮捕领袖执委汪君，申言将即日枪毙，因此县党部遂无形解体。”又言“近日若有一高级党部，或党中先进起而领导之，必易恢复旧观。以三民主义之印象，在西康青年脑筋已属不浅也。”

后又问巴安教育近事，答云自赵氏教育摧败后，旧有学生类皆复沦入不识不知之中，女子更多随嫁汉人，流入内地。西康有歌讽之，意谓“汉人到内地是回转故，乡西康姑娘啊，那是异域尔无往。”故过去曾受教育之份子去者已去，而留者复退化，今除西人所办华西学校有中学小学计二百余人外，县中自办学校则多委靡不振，文化不进步，社会事业落伍，

伊谁为之障耶。

二十二 万斛酸泪

到巴安十数日，无所事事，因候宁方及北平来信，故暂留以待。闲时即捉格君小妹，与理短鬓着汉装，伊固小鸟依人，随意播弄之，了未见其瞋怒。而双环低垂，罗裳乍被时，又娇柔若不自支。予日常又恒教彼等织帽缝被，姊妹行每谓以大钦差一变而为裁缝师，言罢相与笑乐。予常欲入温泉洗浴，苦于徒众杂乱，恐其迫视，故未敢遽去。后乃挟小妹为伴，并命数仆妇为警备，乃得一浴，惟康人见之或以予有小家气也。

不数日宁信收到，安慰激励兼备，颓废精神为之一振。事既毕，准十八日复动身前进，格宅上下俱忙于送行准备，自宵达旦，迄无停时。而伯父母情致尤殷，握别时竟至声泪俱下，予本多感人，一经牵引，悲切不能自止。而旅外学生家属又纷起嘱带音书，同样怀远人，一般洒酸泪，万斛长倾，谁能无恻恻也。

既行未远，即上茶树山，藏名古山拉者。中途遇土匪，余对此已成司空见惯，绝无惊异，诘匪徒早闻吾等为中央官吏，不敢劫掠，且赠胡桃数十枚以供啖嚼。当日住水毛沟，次晨纳哈活佛及贾表兄均派人追送，因崇喜所派卫队，已在巴塘遣去，恐无人保护故，又命人来随行也。

顺金沙江行八十里，抵竹笆笼，为过河之惟一渡口。乃乘长方形皮筏横渡之，自水毛沟以来，本可用皮船飘下，乃水势过急，行来诸多危险，故不敢一试。将渡江时，见武装藏人数十辈亦来同济，代吾辈搬移行李，甚恭谨。后亦知其为胥篋之流，然不知何以又不相干犯也。

既登陆，住一楼房，主人急急清除之，如迎贵宾。问之悉此地名回抓哇，与竹笆笼相对之要地。按竹村民籍甚离奇，似藏非藏，似汉非汉，而彼等则以汉人自居。服装亦略存汉式，腰尚狭，而长仅及膝，如四川劳工之汗衫。家内更供有灶神土地，过年亦贴春联，此为渠等自举之证据。但无人能作汉语，能之则惟“坐”、“我”数语耳。闻以前有七八家共处者，请人写春联，写者不能一一为之另编，乃用“一门天赐平安福，四海人同富贵春”两句依次填之，为二门、三门，五海、六海云云。竹民悍而狡，商贾过往，每被其敲索，行旅苦之。

二十三 出疆

回抓哇之宿，十二村村长俱有酒食为饌。前导者致辞云，公青年也，为青年中国奔走，望勿遗吾老弱，更望勿遗吾老弱之康藏。予闻言俯泣不已，因彼等大都为七八十龄老翁，耄耋之年犹不忘情于世治，能毋令人感动。晚间男女小孩偕来歌舞，盖藏制每有庆典，必遣童子入衙，为长官寿也。舞

姿颇似内地之表情，惟出辞则多称颂之意耳。夜眠过迟，破晓犹不能离床，胡笳频催，征骑已备，甜梦辜负，又作行脚。

翻小山时，孔先生馋涎忽滴，欲作刘伦之醉。于是出酒陈樽，坐地上饮麴蘖。喝罢复进行约四十里，至打噶顶。该地居略四十家，值日差民为吾等备茶役、马夫并薪草如量。中有头目八人，自谓有清以来彼等祖先即世世服此役，百年中未或息得仔肩，且承侍者不仅官吏，即土匪流氓及一切有权势之人，亦必趋候之，不然即遭僇辱，此亦非家任而户值之。狡黠与不当驿路者，赋徭即甚轻省，中央果主四民平等，若吾辈者亦待援手之类也。

晚间受欢迎听唱歌略如咋。次日过念札，进住巴木塘，为巴安边界，亦为中藏间分野。巴木塘即三莽里之一，通称上莽里者也。是晚住头人顶忍家，试探前途情况，因予此时犹存偷渡之意。顶忍密语予，公等之来，兰敦藏军已悉知之，伪饰恐愈增危险。一因无沿途保护与招待，再则藏方认公等为班禅奸细，则有口莫辩。况达赖亦无明白反中国表示，中央使臣来，决无屏之门外之理。予甚然其言，乃放言明日将持节入藏，使四众闻之。后因问渠云，我等自宁来，行迹甚秘，彼由何所侦知之。答公等出都，藏方即有所闻，俟抵蓉，彼等已采报达赖佛爷矣，漏风者或即北平某使馆为之，外人处心积虑真可畏也。

当地人民事前来接，后又息住一日，谓十馀年来不见汉

官仪，今覩之不胜依恋。予辞以负荷甚重，且从者过多，于势不可留，于情不欲扰。言谈间彼等献荞粩，淹蜂蜜于上，云为最尊崇之礼物。

莽里为巴安富庶之区，街市断续延至数里，近遭乡城人抢劫，不特掠其财物，并将神像以枪击毁，意者所供之神亦有尔我之分歟。乡城人类多强梁，被蹂躏者当不仅此一处。闻此地人民现已组成团练，此后当可自卫矣。出发时人民自动参与护送者九人，并喇嘛而十之，一路殷嘱声，祝福声，震耳不绝，边民诚挚往往如此。惟心中焦灼，恐前入藏境，休咎尚难卜也。

二十四 官之威武

在莽里某山，与送者分袂，一行仅余吾及孔先生与二隶圉，计主仆四人，茕独孤苦，相依为命。山上即见人家数处，渐近知为藏军所守城，通称兰敦（南墩）者也。惟所谓城似是而实非，因仅有高大门楼故也。骑马过一官署，走卒喝命下乘，予即遵嘱，释缰牵马，踽踽行市中，以人地生疏，几有茫茫无所之之概。

道旁观众，都呈疑忌之态，偶语者相接于途。久恐生变，予乃操藏语呼老兵问之。渠闻予出辞纯为拉萨音，乃坦然相就，问欲何之，告以新从内地来，将向拉萨去，携有满囊福音，飧藏人也。渠闻之欣跃，先为吾等指一旅店，并允引晤

驻军长官，从之见百长于署中。

伊据高位，命予就座前短榻息足。首问予受班禅旨意否，答吾与班禅素未谋面，何言意旨。又问子为班禅侄女非事实耶？予颌之，谓无有叔侄不相见者，今直告汝，吾奉命中央政府，抚慰西藏而来也，吾带有信节，伊始深信而起敬，且谓吾来甚善，彼等亦时思中国与西藏有复合之时。遂允明日以快驿禀之冷卡营官，为吾先导。

谈话时旁有书记用竹笔就昌渣记录之，昌渣者，以木板数方，用髹漆涂之，使光滑，行文时扑粘性之粉质于其上，竹笔走划，粉去而露板成字。藏人于作文前，每以为草稿，机密文件即直书其上，不复誊录，谓便于危急时灭去之。

言毕返寓，值藏中富商邦达昌之第四子，此君既为孔先生之旧识，又握两藏商业之大权，故乐与周旋，以侦藏中经济情形。按邦达昌原为村名，后因富显，故以为商行字号。先是邦达村与普那村冲突，互相杀戮，普村直被灭族，邦达亦仅馀一子，名不疑江，潜遁赴藏，作某阁员侍从。稍有积蓄，遂入印营商，利又倍蓰。

光绪中，达赖奔印度，穷极无聊，而邦达昌倾家助之。后事已返藏，乃许渠以经商特权，不受普通法令限制，以势之所在，利亦趋之，故彼有彼今日之煊赫。邦达昌现有四子，均曾远走内地及东西各国，故藏人多视之为多见多闻之人也。既与语，坚邀吾等进住其家，允以明日踵谒之。

兰敦有大喇嘛寺，供燃灯佛，当地人民及过道商侣无不走绕之，云可以祈福。沿庙四周有栏杆，上缚皮包，可以拨动，包中储经咒，意欲轴转之音，代人讽诵也。年老者不能与少壮齐步伐，故多不拨经包，而于手中持转辘，且行且摇以为代。

庙内佛像坐位甚高大，昂首不能见其足，膜拜者乃攀登而上，长跪膝前，而以头抵之。至绕庙之理由有二，一为修苦行，一为消灾难，绕之次数，各视其发心与年龄，然多出后者。二十即二十之，三十即三十之，以石子为筹，周行一匝，则置一枚于堆上，绕后铄铄数之，以知实数。前有藏军某团长住庙中，日必行数周，但渠动步时即屏人于外，于是后至者半日不得插足，人皆苦之。

二十五 多夫制

自空子顶（即前文所述打噶顶）以来，地势渐高，气候亦渐寒。二十三日出兰敦，由巴送行之护士二人，又于今日舍我等而去，双骑遥征，清冷何如。约行三十里，邦达昌住室已在望，当勒马抽黄绢一端，令阿当先致意，予与孔君殿之。及闻，邦达主人已立候于门，迎入客室，见陈设颇富丽，有古玩画片甚多，屋虽作康式，而玻窗纱橱等则兼汉洋而一之，殊称奇突。

邦达有四子二媳，为西藏多夫制之实行者。问其理由，

则不出合家产聚而不散。予告以内地人士对此颇多恶评，彼辈反讪笑云，多妻何异于多夫，且妇人多妬，纳二女于一室，自不相能，男子固坦荡荡也。予笑谓内地男子亦不甚坦荡荡，故子之理亦可适用于中原之多妻制。盖谈者中有一人以前曾一度断发为尼姑，出辞亦有所激而云然欤。闻伊本有旧所欢，今犹时时系恋之，致不容于家。足见藏人对妇人贞操甚重视，非如内地之独尊处女。

餐既策马即走，未允留宿，后伊曾两度追来送藏鞋，时已隔宵，行数十里，若人真所谓不知劳瘁者也。末次强要予索像及手电筒，均一一与之，又出中国各地风景一巨册餉阅，伊不知者，则略为解释之，翻检至数小时，乃绝塵而去。

古雪与普那间之大山中，见野雉成群，盈千累百，问何以无人弋取之，谓达赖有禁令，军民不敢伤禽犊，有杀鸟兽者，与杀人同罪。前有人射获小豹一只，被察觉后，除追索代价外，且击以牛皮条数百，几毕其命。又问拉萨政令竟能如此贯澈乎，答藏民本柔顺，易于治理，如最近之禁吸鼻烟、纸烟，人民俱奉之惟谨也。兼以此系宗教忌讳，人民有内在之维系，干犯法纪者自少。

二十六 烧饭间与客堂

越日抵江卡，屈寓某家烧饭间。藏人待客，除自备有特殊客房可供燕息外，馀均迎入烹调室，以其较暖和，而献食

亦易也。事前彼等即拂去灰尘，张以短幕，客中人视之亦以为惬意矣。当地住有藏军营长一人，名希夏文，排长八名，兵五百馀，另有营官（等于内地之县长，与巴塘称土司为营官者不同）一名。晚间因过劳，急于就睡，未能一一走访。次晨有某加本（一作甲本，甲琫）女眷，以贄见礼来谒。加本者，百长之义，间于内地连排长之间，坚请先至其家。盥洗后，偕孔君造之，同时有二加本鹄候于庭，各上哈达，并贄以藏钱四枚以为寿。予略述来意，即被导入见营长。营长年三十以来，头戴缨冠，如清制凉帽，而边沿加阔，中隆起成高峰，尖端树以松石，而以黄金护之，意即清式之顶戴也。旁立两侍者，不动不语，呆如木鸡。营长欠身让坐，问年龄籍贯綦详，如考学校时之口试。然谈时亦有人以昌渣记录，并覆阅兰敦呈文，核对无讹，始允于六日内用快驿驰报昌都萨汪晴布。萨汪晴布，即总帅或司令官之意，为藏军驻康最高军政领袖，一言可以决行止也。后询以可否让予等随呈文俱进，以免多荒日时，据答以君等任务之重要，及立志之坚决，诚不应留难，奈军令非有批准，不许前进，向例外人入境，即在兰敦候覆，君等多进一程，已属幸事。予又告以我等乃为通知西藏派员出席首都西藏会议而来，今时间已促，恐缓去则西藏将弃出席权。彼仍坚持不可，无已乃就馆舍候之。

继营官夫人请用餐，此君旧曾与邦达昌太太共断发者也，

今被寻回，仍享其尊优生活。见予亦短发齐肩，怪问何故，答以内地近来妇女亦多在社会服务，不能以螺髻香鬓害其事，故截去之，使梳洗整理易为功。如西藏妇女之使头部臃肿，真发假髻，配搭需时，若以经济衡之，宜急改良。渠甚然吾说，且微笑云，予以一时愤懑，不期与新潮流吻合也。更问为何愤懑，答以所天纳一小星，致不相容。藏人只宜于多夫，不宜于多妻，邦达太太之言或有至理存欤。予戏拨其头侧长垂之假发，问如此青丝，从何处来？答川人旧有输入者，今则渐少，当为女子盛行短发所致。

在此间停滞十四五日，无事时即与各官眷服奇装以相笑乐，一日伊竟至馆舍来访，见予所携什物，觉其件件新奇可爱，遂摩娑询问，不忍释手。后见予所携假金時計，强欲易去一枚，谓彼所有者，乃转辗得之于美教士者，惜其环带已遗失，且玻片亦早破碎矣，旋以之出示。见其制作玲珑，知非寻常物，答以两者太不相值，未敢多取于人，伊反以为吾有意谢却之，快快不释，卒被其自选一而去。后过印度，问之钟表店，云此物可值九十卢比，略当国币一百三十元弱，以少易多，至今犹以为歉。

二十七 联称大人

见营中有音乐师，教练声律乐器，名麻价，状略如笙，后有树胶囊挟之腋下，口吹而臂抑之，作复音，哀婉可听。

师为印度人，此物当非西藏故有者。在其馀队中，则鸣笳击铙，俱如英国式，亦工整二。十六日，营官请予赴会，予迳着汉装往，居较久，人亦不甚以为意。既见营官，自承为后藏人，对班禅佛特留意，垂问殷切。予恐其为反间计，悉告以不知，渠黯然而曰，日月相持，民其有瘳乎？盖西藏认达赖班禅如天之日月，阴阳四时之所以成，不能背道也。临去阴嘱，遇人切勿涉班禅半字，否则祸生不测，乃知其果班禅之徒。

闲跻月色寺，问庙中人以民间疾苦，徐谓子非汉人，故实告之，不足为外人道。因官吏与人民地位悬殊，利害不一，致取之者以为未足，纳之者以为过量，且民牧多暴躁，鞭扑催科无已时，人民呻吟哀号无一顾者，间有人且系念旧时之汉官，谁使之然耶。前年本地营官诛求于民，群起叱逐之，且直控于达佛，得胜诉，开西藏人民与官吏对簿之创例。达佛且允乡民直接告发官僚，此民众一线之福音。

本郡风甚大，因地处高平原，无物以为御。市民除行道外，不敢立门首。因此康人谚歌，有五不得之称。一、里塘糌粑吃不得，以其粗糙不适口；二、巴塘鸦头坐不得，坐之为言娶也，以其横悍难于驾驭；三、江卡（现西藏芒康）门口站不得，以其风势之烈，可破人肌肤也；四、札雅（即乍丫，现西藏察雅）蛮子惹不得，以其好胜而勇勳也；五、河口（今四川雅江）闲话听不得，以其喜疑而多谣也。此虽属

汉人故意讥讪，亦颇与事实相吻合。

有钟姓者，与予等邻居，每晨击木鱼，引磬诵经甚勤。大众清梦恒被其梵音促醒，深佩其修持不懈，常欲接近之，使人微示其意，彼乃匍匐来相就，口中联称大人不已。予笑延之上座，又联唱死罪死罪，却后十馀步，幸吾驻北平时，常见亡清孤臣遗老之仪式，知不可强。遂起立与语，渠终局促不自安，出辞亦断续无句读。几番问答，知彼纯为汉人，且曾为住藏某官之师爷，后汉军失利，此辈文吏被遗者甚多，虽未遭藏政府之十分虐待，而行动言谈惧不甚自由，且有时受藏人之侮辱，被骂为乞丐奴隶等等。故愤而出家，走四方为云游僧，历时已二十年矣。问中国尚有力重来治边否，又谓前因事去阿敦（即云南德钦），道闻人言国内已无皇帝，现由某王摄政确否。予告以中国国体早易，无帝与王，治边亦为当局所注意，惟不欲以力强制，而愿各民族自动团结，言已慰而遣之。

二十八 人的虐待马的优待

相约守候六日之限期已过，而昌都方面尚杳无消息，向当地长官交涉，又一味滑头狡赖。予等此时之惶急，诚莫可名状。私议若万一不容，吾前则退归莽里，取间道入藏。然又闻雪山高耸插天，攀登匪易，行人一失足，即有为雪活埋之虞，故土着亦多不敢冒险。持节出塞北，予今知苏武氏之

辛劳矣。

应营官夫人之邀请，观审刑庭。庭前有广场，一囚反缚立场中，审者坐于楼上临轩叱问数语，即飭二人以长牛皮条左右环击之，一击绕人数匝，缓缓解下，第二人又捶之如前，举动甚缓，一小时至多不出五六十鞭，然已青肿出血矣，呼号之惨，从者闻之泣下。

传闻藏中旧有挖胸、戴石帽诸酷刑。其法以利刀剜人之胸，使成大洞，然后扶掖之，遍走通衢，直至气绝乃已。又以大石凿一帽，置人头上，将毙乃去之，少顷又加其头，总欲令其不能急死以苦之。今已渐次改良，西藏佛国，固不容此惨无人道之凶器也。

直至十二月三日，营官乃传言昌都回文及护照已至，遂定次日成行。署遣一加本二隶卒送行，加本名加彬坚我，适其夫人亦将往昌都，故与偕。但予见其藏文护照，仅注明由江卡到昌都须沿途保护，并给乌拉云云，决无一字涉及将进拉萨者。予甚忧之，并以为得前进一步即近西藏一步，诸事均须随时筹划矣。

此去坡坎愈多，坐马背上一颠一仰，如做腰部运动，两腿夹持马鞍，不敢稍懈，晚来致浑身疼痛，坐卧不宁帖。第三日宿宜牙公帚，予揣公帚二字，或即公馆之音误，因此等地旧为汉官往来之站口，原为公家而设，至今犹有木床方桌，略具汉风，惜已久无人居。连日受骑马之痛苦，特向阿当问

骑术，彼云上坡宜前俯，下坡宜后仰，腰肢勿动，脚尖各插蹬，腿笔直。并告我以骑马仪节，谓下山无论何人均弃乘，谚所谓“上山你不乘我，不算马；下山我不牵你，不算人”是也。盖马匹长途奔驰，此时须息其力也。又云我等因公过道，途有乌拉替换，故能日行百里或百数十里，商人则行半日住半日，以调适马骡。过草丰水清之处，更须从容住下，且喂以面汤，饮以黄油，与人同待遇。予爱其法有仁慈意，今而后予知乘马之法矣。

次晨盥面时，闻外间喧嚣特甚，杵击声、呼痛声遽入于耳。释巾往观，乃送行藏兵正以巨杖击厨役，因其炙羊不熟，认为玩忽职务。予喝止之，斥其以后不能有此虐待劳工之举动。伊又垂手承命，可见军人之横暴，实到处皆然也。

二十九 履险

藏军所派卫士，阳为护送，阴实监视。故如有乡民来见，彼必怒目视之，务使噤口不作一语。予深知此中奥蕴，往往秘密探问小民有何疾苦，乃彼等之答复，有竟谓此不足为大人告者。予告以官之为官，并非有何了不得，纯系一替民众办事者，如一家之中主人，幼弱则雇壮仆为之理治相同。故内地自民国以来，官僚有公仆之称，彼等闻言咋舌者再。予初以为惊服，詎知竟谓曰，果如公所云，则中国社会秩序紊乱极矣，尊卑不分，贵贱无殊，能为治乎？笑应曰，汝等所

虑者极是，但中国亦主权与能分立，权虽在民，而能仍在官，故有所设施，遂可行之无阻。彼等聆之，虽觉无可致弹驳，而心似不以为然也。

入札雅境，过阿崔山，是山高峻逾恒，且怪石嶙峋，时而巨石阻路，时而峭壁凌空，且当大雪，不但无路径可辨，且又非常油滑。卫士召村民立即扫雪开路，村民闻言皆惊惶失措，皆称万难如命，因去亦无法可想，卫士严叱之，令作向导。予等鼓勇前行，闻另有大道，但须绕道至六站，遂嘱孔先生督乌拉试探之，予等即出此，半求其捷，半属好奇心之冲动。

渡札雅水，幸冬季水浅，尚可纵马急济之，闻夏季水涨时，水势甚激，往往连人带畜一并冲去。山路上临逼岩，下值深潭，牵刺攀葛，贴身石上，举足投手，无不胆战心惊。行时若偶得立足处，则相揽暂息，惴惧既安，则又促步途中。

予曾失足跌下数武，自料坠岩决无活命，万里送死，深致悲怆。后幸为一枝所持，侍役即来扶掖，乃脱于险。同行加本太太忍苦不得，大弹热泪，予亦为之唏嘘不已。曩予所见者，惟银幕中武侠片曾有类似者，不冀我竟为个中实验人。出险后始觉背热脚痛，行六十里，换乌拉五次，下午五时余到如米。

由如米出发，行山腰中，上逼下悬，仍颇危险，但宽处已可驻足舒气，得石凳亦能暂息，较昨日之艰苦，则又大减也。惟迢迢长路，穿山逾乎百里，一望羊肠鸟道，跫震空谷，只与魑妖为伍，“鸟无声兮山寂寂”，古人已知有此种地境矣。

午馀抵烟袋塘（今西藏察雅县烟多），为札雅呼图克图住所。西康有四大呼图克图，此其一也。本地人口众多，地味优良，复为札雅地方之中心。当年藏汉两军冲突，以此谓征逐之区，汉军退却时。纵火毁去民房数十家，及今乃渐渐恢复。闻战衅初开，人民与喇嘛均助汉军，时彭日升统领被困昌都，而营长曹某竟叛变，挟大炮以降藏军，即使渠反括转攻。于是昌都陷落，而彭统领成擒，此民国七年事也。后曹某由藏人护送至云南，转赴四川，为川军某部捕杀之，藏人不以为惜。今藏人谈此事，犹津津上口，彷彿以战胜国自居。

加本尖安君坚请休息一日，盖连日山行，提心吊胆，大众惧感疲惫也。购黑葡萄若干，所值为每藏钱两比，至此藏钱与国币之差，已高下不一，昌都以下恒逾十五枚，因内地当时银价飞涨，兑出甚难。

十三日行三十里至札雅，昌都两水合流处作深绿色。渡口有四户管理，船为革制，即所谓皮船者也。以生牛皮张大之，截作长方，缀成盒状，以漆涂其缝，前后两人将板披水

如桨。坐者蹲踞之，勿使动，动则覆船灭顶。一舟之量，仅容六人，而什物不与。我等分四次而济，过江峻岭当前，山虽不大，而直峭可畏。陡上行三里，犹无叠折，知脑后甚危，不敢却顾，跻顶路稍平，又迂回行二三十里到木通所住地，为一老翁家。翁无子而有一女，为女取两婿，近方举一雄，阖家欢腾。

翁问中国人灵巧多前知确否，予谓不然。又请予占卜甚切，谓予若无神术，必不敢冒万险来此。予云某一介凡骨，何所有术，仅一腔热诚揷动耳。予命其为稚儿洗涤，为产妇调饮食，盖藏俗初生之子，不入水均以油涂之，就火使乾，甚不洁也。晚间出其瓷碗象箸飨予，均为盛典高会时所用者。席间问以双赘之意，答小女娇柔不胜剧务，而家事分内外，一婿若出，则另一婿即代吾女理家政。问赘婿方式，答与取媳同，惟妆奁则非衣饰，而为刀剑枪弹等武器耳。反质云中国以为奇否，予笑慰之云，少见多怪总不能免也。

三十一 入昌都

孔君今晨因行路不慎，滑跌坠岩，几及于难，同行人俱代之危惧。于是共约各怀土一包，遇不能着足处，以泥末洒之，乃无倾侧之苦。进至披从，地已入昌都境，宿阿运，为昌都第一站。翌日本可直晋昌都，而加本强欲住加曷，予虽心憾之，终莫可如何。

再次日正午即达昌都（康人亦呼察木多），为西康西部重镇，兵家所必争，旧汉军政务官守康定，而军事长官则住昌都，取形胜也。城在两水之间，庙宇伟大，高出民房一倍数倍有差，共六处，规模略似。

及渡桥，观者蝇集，障马足不能前移，使二人牵马，一人前行分路，始得进。闻有窃窃私议者，若截发殆女尼欤？若乘马藏装，殆吾之类欤？有云女钦差亘古所无，必佛菩萨之化身也。纷纷萦萦，耳不暇听，目不遑视，旁立者多吐舌为礼，尊予进于官与神之间。道上无隙地可立，于是屋顶窗前俱满载探奇辈，予含笑点头，从容从人海中涉过。

既至馆舍，萨汪所派招待员某排长已先在，少顷总部秘书与交际官连袂至，以十六人杠食物来，如米油等是。问所需，予答已足，后有匮乏，自另请贻。送礼夫役均一律着新式制服，岂欲在新中国使人之前示新西藏之精神乎？当地有汉人数十家，招待员以予久习于汉俗，命汉人出其椅凳菜蔬以为给。向例汉人在藏不出差徭，今我从汉地来，汉人亦乐于应接。

住处甚舒适，以其所布置均仿内地式。翌晨先以洋绉丝绢贿交际官，午后一时，往晤萨汪晴布。所在地左侧为一喇嘛寺，地势甚高，门前立卫兵二名，先有数吏迎于户外，既入，群犬起逐，予几以惊惶失仪，不知何以官署亦须养狗防贼也。先入一休息室小住，侍者先致歉意，谓总官方病足，

见时或不能起立迎候，幸勿见罪。

进内萨汪果由两仆曳之欠半身，为状甚苦，请坐一椅上，与对面，向为接见高级官吏之礼，予亦不辞。彼先欲视予证信，然后语事，否则予直无与彼谈中藏问题之资格。出文官处委状及政府致达赖函相示，由一牟姓汉人译意告之。牟君名继三，予父旧识也，初到时曾一度来访谈，后乃知之近为总部汉文秘书，萨汪一切性情，由渠告我不少。

萨氏见予委状狭而小，惊谓何不同于清制之硕大盈数尺，予告以民国近制，只求其简切轻便，一类繁文褥节，均废弃无余。验照毕，缓谓女士藏人，回桑梓返故土，本无请命而行之必要，惟子所衔者国家使命，事关重大，能否直到拉萨，吾尚不能自主也。且迩者冰天雪地，女士以一闺秀，虽云有勇可贾，在吾人甚不愿子再冒艰难。予身为总官，有转递应接之权，可否即全权托予向达赖佛转致。

予思所过三处，所遇三藏官均异口一辞，当系有计划之应付，前两处既行过，今亦应以婉辞动之。乃云内地与西藏为姊妹，为兄弟，断不能离散。以前姊妹兄弟相失，各号泣走觅，今既有相见相亲之机会，彼此何可狐疑。况中央政府在国际上已渐渐争得平等，在国内已获到多数民众之同情，眼见不数年之内，中国即为世界上有数的强国，西藏忝为中国一份子，此而坐视，不惟未尽一份子之天职，且有逆亡顺昌之惧。目下内地未始不可出强力以制边民，总以此为自伤

和气之举，抑而不行，故进而遣使与西藏通好，使知中央德意。君为西藏望人，智识超于侪辈，即达赖不允，君且应力争之，安可从中阻挠？苟因此汉藏亲善失败，子能辞其咎否？彼答以容作熟思，盖已动其心矣。

三十二 低头合掌

留昌都匝月，谒萨汪不下二十次，曾数度值其进食，堂下击铜锣鸣喇叭，三复而后咽之，彼众自称曰三吹三打，取亡清制盖亦，古人侑食之遗意也。予入藏见妇人所着龙袍，有为明制，而官僚所戴冠缨，则有为清制，可谓极光怪陆离之致。萨汪所居，室为长方形，宗教制度如此，两旁各置泥佛多尊，佛前供银底金边灯，中注牛奶油，炬行比列，状甚严肃。

某日偶语至孙总理奉安，彼即详问总理事迹，并询何以遽得全国人之信仰。予谓孙先生之所以使人信仰者，以其有坚忍不拔之志，人之所以信仰先生者，以其有博爱怀人之慈，非偶然也。及其崩殂，寰宇同悲，故归道山时，举世来吊，惜西藏不与耳。渠蹙额相告，谓近方有人责斥之，正苦于应付不易。盖青海孙连仲氏，使人来责苞茅之不入，藏人甚恐。

十二月二十日，残腊将尽，而呈文达赖之走卒方启行，逆料至速亦须在春后四五日始得覆命。镇日无事，加本太太乃邀往入喇嘛寺礼佛。心中虽不求默佑，然亦消磨时光之一

法也。伊初入庙门，即合掌低头，状甚诚虔，予则左右顾玩壁上龕中奇异神像，如村女初入城市，目不暇给。彼偶见状，小语云，如此探索，将作贼耶？对神不敬，必受谴谪。予强应之，而忍俊不禁，几度失声。又轻抚曰，莫玩皮，莫玩皮，渠竟以孩子视我矣。

进至神前，两手突直伸，飘然贴地，如秋风吹落叶，四肢五官无不平置神像下，如献牺牲。按此为最敬礼，汉语所谓拜伏投地者欤。吾后立对佛三度鞠躬，阖寺喇嘛见况大笑，以吾与彼一伏一立，参差不整。群来询问，谓内地亦行跪拜，何以公之仪式，竟树立如木鸡耶？予答以新中国之新仪礼如此，与旧制迥异矣。

次日微雪，加本夫人来辞，云将回江卡，盖此来系省母疾，母已疾死，赋归其时。以彼随时照拂甚多，乃以绸裹衣一袭，丝带一条赠之，彼喜甚。继复慰其丁内艰之痛，顺问藏人死后风俗。据答，将死前请大喇嘛为之诵破浪，译言开路经，恐其死后不知去向，语多劝勉开导之意，果人而有灵魂，闻之或了悟一二。俟气绝后，扶之坐椅上，理其发使光泽，略为盥沐，然后抑尸头使拳屈，背后骨骼震响有声，并两手比两足以细绳密密缚之，使成弓状，纳入轿中，负至山间，纵火焚之，谓之火葬。或以长木片三张夹持遗体，至适当地段，去木片，支解尸身，散置树间，唤老鹰食之，谓之天葬，意若曰死后犹以身为布施。加本夫人之母即用后者。

彼人夫妇甚雍睦，互相敬重，途中遇大劳倦，亦不失态，甚可嘉也。

三十三 不倒翁

越日为宗喀巴圣诞，康藏通称为燃灯节，每家此时必点灯八十盏以上，富者以金属制灯，贫者则取萝卜挖空承乏，檐前窗台均满置之。入夜惟见灯火万点，遥闻人声欢腾，内地大都会之国庆节，无以加之而。各喇嘛寺复击鼓吹号，奏乐不绝，四众各食普那面粒，人畜共啜之，一犬一猫不使向隅。

宗喀巴乃青海人，相传来西藏时与四喇嘛偕，因渠天资太拙，常出鼻涕，伙伴甚厌之。愈自刻苦，故学成后能震惊尘寰，康藏至今称其志，足见彼之成名，非纯由迷信使然。是日自萨以下俱来会，共入大喇嘛寺，上油礼佛，卒以萨病未瘳，不克行，予预定之偷拍一照，终以无缘而止。乃偕某排长纵马上山，摄昌都全景以归。

本地红教领袖喇嘛帕谷家请用餐，帕谷年约二十，有妻小，家亦甚富。惟以年龄稚弱，有孺子气，曾出不倒翁一枚，沿桌扑跌之，谓得自汉商，珍视莫名。问其理告，以上轻下重，故抑之复立耳。欲得一大与人等者，以为之伴，请由商人寄往，值之多寡不计也。见予所携照片中有少女像，洋服革履，玉立临风，阅竟大喜，欲攫去，哀恳数四，遂与之。

又询若来内地，可见此等人否？予一时竟无以为对。

席间彼示意对中国之挚爱，一有汉人来，无不竭诚迎迓。公前日至，碍于闲言，致未走候，殊歉咎。罢膳询内地衣食，俱学欧西，反不如吾康之能自守不坠。答以事固有经权，择善从美自应然也。

为一戚属走访其妹，偕孔先生及侍从排长以俱，入门见室内布置精雅，有汉人风，心神为之一畅。知伊旧曾嫁汉官，及汉军败走，渠兄送夫东返成都，八年无音息。现已祝发为尼，西康类此者尚有多人，有已另嫁，有仍守贞不字者。足见藏族女子亦有贞操观念，惟视感情之浓淡为去留准则耳。

三十四 强制瞰饭

应总部各官佐之邀，于一月七日赴约，枯守荒城，竟尔度岁，以时尚不同，彼等固未有年华流水之感。藏俗官场迎宴，先三日即致请柬，予前一日得牒，于礼为失态，故使者再三谢。临行，复闻达赖覆示已到，心暗喜。席在曷竹公馆，彼亦一时权贵也。偕去者孔君及予与谢欧拉（即侍从排长），早点既献，主人前致辞，谓女士离藏久，藏礼或有遗忘，主劝饮，客不能辞，会食不醉，以为不尽欢。

予素苦藏人之强制瞰饭，今事前以为言，未知将何以要予，故入席后点滴不入口，以示坚决，因之合座寡欢。孔君既醉，偶露予能讴平戏，于是全堂大哗，恳吾试喉，不然将

重惩麴蘖。被强过甚，为之歌坐宫一阙，辞竟掌声雷动，谓与留音机毕宵，惊为多能。不知吾久蛰北平，童呆之年偶拾得牙慧少许耳。终席予幸逃于酩酊，闻藏人自谓一杯为自食，二杯为劝食，三杯四杯即强食，被邀未醉，人皆认为稀有。问达赖来信所示云何，答尚未拆视，请第二日作覆，而语句间仍微露欲代为转致之意。予疑其有贪功之嫌，责谓若达赖果不欲吾进，即请君等作一理由书交吾，以便回南京复命，并示意明日将不辞而去，取道印度归。回寓即饬侍仆备马藜面饼，作即行状。侦者告知之，某秘书驰至，挽勿急于一时。盖恐予窃去，将开罪于中央，而受责于达赖。并告以达佛所示，实未嘱公等前进，今公等急切如此，予及总官将负罪纵君去，一切祸难自当之，问何时能就道。予答以行人随时束装，立即放行，立即可出发。允次日备乌拉并为饯。言既定，是晚乃得安眠，数十日焦灼，一旦释然。

清晨出外向各方致谢，过街乃留心市廛，惶急时处处被忽过，市中商业不甚繁，而沽酒庐则遍处皆是。闻此等地兼旅馆歌台妓院而一之，饮者兴起，可召女孩和歌，但此非营业式，邀与被邀，均为客气之酬对，不可以代价得。妓女亦少专门执业，半为荡妇，不容于世而堕落者。据称彼等与人相接，闻即在此类地方，张布幔于屋角为之，恐未必尽然也。访萨汪，自谓早欲卸职，而达赖不允，例三度请退不准，即不容再读。己以老弱多病，拟得暇入内地就医。温慰之即辞

出。

三十五 蛋乡

出昌都城，见驿卒摇铎而至，问送行人，言彼等可分两类，一为步邮，一为骑邮，步邮及站而返，骑邮则易乘，途中三数十里为一站，将至则大振其铃，使站守闻之，为备食整辔，受之复驰去，虽最高官吏不能阻，故由昌都至拉萨，五昼夜已达，步邮则须七日。手持铁标，尖端置利刃，谓遇阻可以制之，碍行程者且得锥刺无以为罪。此纯为英制之驿道，其神速允可惊异。

距昌都二十里为俄尔桥（即俄洛桥），乌拉娃为述故事云，十二年前（即民国七年，1918年）藏军击汉卒，截头五百余颗排列道旁，使长官见而称勇，且将解汉虏入藏，经此以为威胁。事后合葬桥下，诵魔经诅咒之，使汉军永世不再来。

更问彭日升当日实况，知时有聂帮统者，力主于适可条件下作和，彭疑其有异志，枪杀之。后事败，为之助者，如松朋、诺那二喇嘛，俱被擒，彭亦作降将，所属张营自杀以殉，士兵群投械弹货贝于河，藏军入城追恤聂君之后，赞其伟略。以藏军初无叛将曹某之助，不能必胜，愿插盟言和也。既克城，对汉军遗眷凌虐备至，妇女均剥衣遭鞭笞，掠其产业。今究渠失败之原因，固由于御众无方，而陈遐龄拥兵康

东不救，致孤立无援，卒被摧陷。陈方以借刀割腐可以去敌，讵知昌都失而康北数十县遂不可守，今康省大部分地方之入于达赖之手，陈实为之俑。

途中送行排长与孔先生以打靶为戏，于数百步外树木标三尺，画黑圈其上，用短枪射之，圈小色黯，远至几不可见，而两人皆命中。孔先生距核心稍远，众评为负。予怪问渠随手投射，何以准确若此？答康藏人童而习之，幼以石以箭，长以刀以枪，积久遂运用如神。

巴安故事，谓有人以地亩财物召于人，倘愿头顶糌粑，附黏一蛋，彼能击之使蛋去而人不伤，有失则已以地与财予之。人贪其利，诺之，以为纵死可以遗财于后世，安坐为标，任之射。后竟无损，众服其神技，称地为蛋乡云云。

清朝的“六百里加急”，从昌都到拉萨，共需七十二个时辰，即六天六夜。这篇讲骑邮五昼夜可达，感觉有误，“六百里加急”再想加快速度，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步邮（不是步行，“及站而返”叫步邮）七昼夜，比较正常。

三十六 协耶桥（即嘉玉桥，在怒江上）

自那达起沿途均有石制小屋，状如内地之土地庙，屋中树石牌，上标里数以志路程。行三日，翻宜阻腊山（即纳贡山，藏名安初拉山），意云六上六下，为康藏间最长山路。策马踏溪而过，水结冰，上覆雪，马行常左右侧，如舞却斯

狐步。乘者有时身斜至八九十度，心危力疲，苦不堪言。

及岸登山，大风迎面灌来，呼吸为之碍窒。稍住出干饼火酒飧随从，一乌拉娃且啖且叹，谓二十年来未得醉饱如此，日狂饮过量，遂昏沉不知事，据石横陈，状如死尸。众主弃之而去，予良不忍，出醒酒药洒其面，徐行俟渠来，晚间果追踪而至，叩头呼恩人不已。是日计程一百八十里，费时十九点钟，劳倦可知。

翌日翻夷达拉山，下午三时抵协耶桥，有藏中官吏设卡收税，税制甚奇，人一头马一头各抽藏钱一枚，是直视人畜之值相等矣。香客担夫均如例，否则亦须纳什物当其数，有无力输缴者，则徘徊桥头不敢即过，更屡日屈卧岩穴中以筹此币，状甚可悯。我等因属政府官吏，特予减免，商人辈多有求为临时仆役以避之，各取箱笼担荷而过，落尾者卒被查出，倍罚之。虽由予婉为之解说，无效也。

当晚提早住步，次日过落宗县，仅有居民一百余户，县长某为后藏人，时值进藏述职，未得见。代行拆者系两青年，馈予牛肉黄油等，夜间煮米饭炒中国式菜，入口甘芳，不忍遽咽，因未尝此味已数月矣。

二十日进则都，因当地羊肉特肥美，乃以白携麦面作水饺，越日过说班多（一作硕板多，硕般多），亦属县城。中有汉人，自云被藏军强为乌拉娃，望皇帝往救，言已哭不成声，予为之恻然者再。后予出发，攀辔送行者数十人，分袂

时犹有无限依恋。经巴熟拉兹，出典巴而至鸣坚单大，为夏供拉山（即夏贡拉，也叫丹达山）山根，有佛庙，据云乃西藏之门户，此佛即司阎，出入必以为告，于是孔君等相偕祝之，予不以为意。

三十七 皮袄轿子

夏供拉上下各九十里，计途长一百八九十里，山中无居人，必朝发而夕逾之，峰峙如利刃，有天柱之称。康民歌以纪之，略谓吾非不欲至拉萨圣地，奈天柱横梗不能插翅飞过，其险峻可知。予等行时，先以五人开路扑去积雪，有时旋扫旋布，后来者仍不辨途径。两旁又多深窖，跌入断无幸存者。予曾陷落两次，一仅及胫，一已及腹，每度均胆落魄失。

至半山大风骤起，护送排长风帽被括去，徒步追之，失足倒地，滑下数丈，予揭面幕覘之，而而幕又随之去，大家急为逐捉，状至可笑。所谓风帽，为四川制，封顶阔尾，有两耳可系之腮下，予于东南未之见，不识将作何名。面幕如傀儡戏之假面具，棉制，眼鼻口留小孔，画眉作微笑状，但吹气成冰，孔为之塞，直熟视无睹。

逾山垭见冻死人畜数具，半没雪中，而大风过耳，如虎啸龙吟，雪花击面，不啻针刺刀割。开路者皆反向，哀恳俟明日雪霁，愿多出人力扫雪辟路，劝令暂回。予计所行已及其半，退后等于前行，而翌日不敢期其晴明，费时徒劳，良

有不值。乃诳众曰，吾为国事来，果山而有神，必将佑予，再进无害。

于是悬重赏，尽倾宿物予众，作背城借一。孔君闻言亦有难色，吾用汉语责之，谓不得惰军心，乃默然无言。食竟皆去乘，众议以长绳系予腰，两人前曳，两人后推，分寸前移，卒至山顶。但予之足与腰如遭拳击，不能转动，及绝巔势难再下，亦以油滑不可住足。从者乃脱大皮衣，以革覆地，嘱予坐毛丛中，于四隅结绳后，提而前牵之，顺势而下。

晚住那借曷，主人问予行程，代为吐舌者久之，谓方有数商人来此，闻前行有失事者，遂裹足不敢往，公以贵人，竟能冒如此危难也。过山时常见顶砌石堆，此时得问，乃问之。谓行人祷山神，检石供之，且有悬以布印经片者，将至必大呼佑我顺利，佑我顺利，果回忆吾党夫役曾闻此声。

馆舍主孺子牧牛，拾得一鸟，藏名贡加，不知汉译应作何名，羽毛甚美，肉亦可口，藏人甚敬爱之，不敢作食物。予以藏钱一枚买得之，就火烹炙，群惊呼以为不可，意甚怪予饕餮。为详释杀者不在我，食之自无罪。彼犹云前见汉人诡譎异常，为青草加一名，即举而啖之。盖旧时汉人，睹可食菜蔬取烹之，彼认为大奇事。

三十八 有理的质问

计尚有半月之行，即可至拉萨，此去路道渐渐平夷，心

中少慰。在即借曷一宿，过阿拉夹哥，进农退拉（一作怒贡拉，鲁贡拉，为丹达山的一部分）雪山。此山平时积雪亦有五六尺，幸未遭风，故经过时不如前此之吃苦，意者霜露频经，寒威已无从肆虐耶。联日所行，常逾百里，惟藏以英里计，估量不甚准确，行来实无定规。

沿途逢香客甚多，去者归者熙熙攘攘，途中已不似往昔之寂寞。康藏人以至拉萨为毕生大幸，怨家仇人在圣地相值，亦顿释嫌悒。在哥哩知达赖已派人来探听消息，嘱访者先告之，便早备迎迓。

道值信使某女孩，徒步彳亍行山中，默识予等，昵就与语。问子何故乘骏马，服羔养，予则跣跣作走卒。吾闻之顿觉颜赧，婉谢曰，我自内地来，日行百里，道出雪山，步伍不足至，体温不易保，故自遇略厚，未敢特优于君等。伊闻内地二字，顿欣然色喜，谓如某可居之否，我若为公服役，公能携我去否？戏要之云，子能往，予亦与骑尔以骏马，衣尔以锦绣，至内地后，尔不但可住华屋，食膏粱，且可择温柔郎君为配。

渠始而喜，继而忧，终淋淋泪下。惊问之，答吾父母早即世，遗予祖孙二人，祖母年八十，身弱多病，且家无恒产，而政府抽派差税无已时，我去祖母不惟无以谋生，而徭役之催逼，亦足可致其死命。予见其孝思纯笃，深敬爱之，慰之曰，子有善念，将获善报，人生贵贱本无常，吾之忽忽，与

君之忽忽等耳。今速前，恐误尔事，闻言惊觉提足驰去。

乃转问从者，藏人年八十尚纳差税耶？告云凡平民即有为乌拉娃之义务，自幼弱至于老死，家三人二之，家一人一人供役，惟于次数有稀密，遇疾与私事必雇人为替，所谓丁口不分男女，故女子亦为乌拉娃也。纳税分两种，一致喇嘛寺，一交藏政府，税值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其苛重有如此者。闻达赖佛爷旧有令禁止之，而小吏则作威福如故，兼以员厮过境，尽所需取给，略无限制。如团长一员来，所居天篷、帷幕、坐垫、卧褥俱须崭新，一不如意，则施重罚，故官吏一过，即骚扰不堪，藏中小民殊可怜悯。

三十九 神早知道

二月三日抵拉热，此地方言习惯与康地歧异，土人出辞稍速，则啁啾不可辨。而妇人之服装尤为奇特，戴氍毹小帽，仅覆头尖，反沿，而于右边留破口，另以长针锁之发上，使不易坠。着长背心，梳双辫下垂至胫，以前藏人之服饰为不美观，可见康藏本地服饰语言，亦至不统一也。

人民有汤饼会，则以生铁及小刀为赠品，以祝小孩长大后之勇武。惟此地所制之刀，亦特锐利，康人每乐购之。出产有线毡，花纹色素咸称精美，贵族妇女恒用以拦腰作为围裙。复有特马呢，细致一如哗叽，藏地纯为手工业，而产品佳美有如此者。

次日将行一女乌拉姗姗迟来，谢欧拉初与为礼，后复猛击之，予速叱止，以藏钱一枚慰之，欢忭无既。此后藏中人民即盛传予之仁慈，每至一处无不热烈迎候，盖以既少责罚，且能略得赏赉，较之藏官，实高出万万。六日至宫口巴拉山根，此为入藏最后一山，过此即得拉萨大平原，麓有邮差房，可容三人，过道者得借地炊茶，但须略给资。藏政府对于邮差，有特别之待遇，每人年可得青稞面四十钵之津贴。一钵当中国半斤，即人得廿斤数，虽微末，较普通乌拉娃之被蹂躏与毫无代价，则有霄壤之别矣。

穿宫口巴拉平原，景物历历在目，与往成都之过龙泉驿近似。到莫竹官曷（即墨竹工卡），藏方已沿途派人侦候，探予等何时到何时离，状殊缜密。莫竹为一县治，市上已有洋货，闻由拉萨转此。当地气候较途中稍暖，想因入于盆地之故。村落渐多，十余里即有数家，亦非康地屡日不见烟火可比。惜地土不甚肥沃，故茫茫大野，种植殊少。

晚住拉莫一富翁家，将联日所积垢衣悉数浣涤之，劳作后虽精力已不支，然心中则尚舒适。过德紧达赖迎候使者喇嘛及虾素团长莅止，称今年法神圣人告语，谓将有女子从东方来，造福于藏人，今果应。法神者，喇嘛寺一种降神之仪式，有专人司之，服特制衣帽，胸前戴护心，神来则彼人昏沉不知西东，坐高位侃侃发辞，问者即匍伏而前，以头触法神者之护心，敬询休咎，神必一一告之，旁有记室将所语

尽录入简册，若所卜者为国事，必印刷广宣之，令通国知晓。予来也奇突，故彼人常以诡说附丽之。

虾素先返，予与喇嘛随之，将进雅鲁藏布江（此处有误，疑为乌苏江或德庆），与拉萨仅一水之隔，旧戚来候者麇集，两不相识，而渠等见予为官吏，又不敢近认，窃窃私议。予偶闻之，乃召前与语，问及故旧，多已丧亡走散，诚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之感。

达佛闻予自奉甚简，衣饰及所乘马均鄙陋不堪，先嘱人渡江省候之，请尽易其旧者。予惭于邮差女孩之言，即此以为过，婉谢之。知藏中风声太大，恐多烦扰，故轻骑先至以避之，拟急行入拉萨，故渡江时殊急骤。

四十 刘家的姑娘

濒行即考虑入拉萨时之服饰，以为衣藏式衣，不足以显中朝之官仪，但苦于政府对女子礼服无规定，故只好采用长袍革履。沿河立人如麻，闻此仅临时凑合之辈，昨日来候者因不能久待已散去，本应与迎者一一为礼，以方去外套，冷风淅淅，僵冻难忍，故不能不策马速行，藉谋温暖。立稍远之，观者因不能一睹颜色，咨嗟四起。

抵江滨，舟子急屏众人，为予开渡。因守候者过多，若依秩序，予等即须延宕半日方可开船。船夫自谓系受藏王明令，公来特许先进。舟制甚奇，形长方，而于舷首置鹿头，

镌刻甚精，载者均以哈达上之，意欲求其默佑，或者此即水神欤？既济，见岸上张白幕，戍卒荷枪屯守，旅客过去，一一搜检之，势甚紧张。问知藏尼间近方起误会，尼有进兵窥藏意，故此间戒严，以防之登陆。

时观者群聚，卫士持鞭击之，得隙即兔逸。计迎者送者共六骑，电闪而过，穿柳林，渐近拉萨城。时当严冬，弱柳空余枯干，状至萧索。闻春末夏初，枝条复茂时，藏中一般贵介平民，各携眷挈樽，共赏章台。想斯时景物，当不让江南专美于前也。柳林所占地亩甚宽，纵望无垠，春夏之交，薰风动绿叶，当浩淼如烟海矣。

行至清真寺一带，汉人回教徒多以四川土话相告，嘎刘家的姑娘呀，予回头覘之，又避入人丛中。素知藏中回回分两类，一即汉人落籍者，一属缠头。清季两派势力俱胜，而尤以汉人教徒为最，差役赋税均免。今已渐被褫削，且常由藏方派人为监察，即如此寺，亦有藏人为树护，且时饮酒食豚肩，醉饱走卧大殿。回回自以为深忌，但终莫奈之何。

拉萨周围无城郭，两面临河，一面倚山，惟一隅有少许堡垒，略如城门。进至寓所，为达赖先期预备之崔过团长公馆，因崔君出发西康，眷属均随去，宅内甚清静整洁。藏方招待官虾素团长久候于内，既至笑靥出迎，略寒暄，被引至二层楼，示予所居室，外有套间，内划小屋，供吾安寝。一切设置，均甚妥贴。方住定，门外吼声大起，虾素急驰往视，

盖尼泊尔领事馆厮隶强欲入内，司阍者阻之，闭大门以拒，渠遂举石撞门，几户为之穿，纠纷间虾素叱退之。

尼人在藏营商者甚多，数十年前，即在拉萨设有类似领事馆之机关以治理之，他国无有也。彼辈多横悍，喜与人殴斗，故所雇藏仆亦效之，平民恒被其欺压。小帝国主义之小刁蛮，殊为可恨。原尼人居藏，多娶藏妻，藏政府以渠妻仍为藏籍，命纳人头税如例。尼人认为出嫁即出籍，坚不致税，故过去即多纠葛，今番两地几以兵戎相见，此亦其远因也。

四十一 昼伏夜出

次日欲先走访藏中各要人，虾素阻我，谓向例外宾来，未见达赖前，不能与外人接，意恐有钻营贿赂之举。又请直见达赖，答所携公文须先交四加仑（即噶伦）组合之总部。加仑者，有如内阁员，承达赖之旨意，而施行藏中一切要政。公文至，由各加仑核议，认为必须晋呈，则先交达赖秘书，得间告佛，若欲赐见，则佛微语俟诸异日，否则不作声以示拒绝。所谓俟异日者，即俟吉期得暇之意。倘按此手续进行，至少将费时一月至两月，佛意欲特别示优异，嘱虾素直送，并允短期见召。

后闻达赖初欲以隆礼接予，遣吹鼓手郊迎，且定到时即赐面。后经亲英派某君之阻挠，更有某僚谗吾于佛，故礼减等，几不得一晤。幸达赖佛为人精明果断，后竟毅然召予，

惟费时已逾一月又半。

株守永日，殊痛苦烦闷。住拉萨之日，予因服汉装，出外时常惹行人驻足围观，至以为苦。故为避嫌远人计，出行多卜以夜，虽云乔装减从，徒步而行，省却许多人之追随，然因面庞异色，头饰及步法不同，终引起他人之注意，而发生若干之麻烦。此种昼伏夜行，有如鼠子，窃食思之，自恨复自笑也。

二月十一日，遵嘱以上好哈达封贽见礼，藏银四两，黄油饭费三两，贽以政府公文，私人名片，恭请虾素迳呈达赖，外附各色绸缎六种，总理遗像及国府蒙藏会照片多张，茶碗零什称是。达赖当回赐每月招待费七十五两。藏中虽自铸银币，然以铜币流行最广，故此次所赠招待费，均以每枚值二分藏铜币折成，约合国币三十余圆。负送者将铜币以大袋盛之，使人一五一十数之，置一凳上，请予过目，其手续又似甚清澈。

闲问虾素藏中究有英人若干。彼诧云内地恒以为藏地英人充满乎，实则全藏殊少英人踪迹，不惟政府机关无英籍职员，即工厂兵械厂亦无英国技师，因宗教上之种种歧异，欧西人敬信基督而非毁佛陀，故藏人与英实有根本不相容之点。前吾藏闻孙总理为耶教徒，故此间人即有敬而远之之意，外人更难入彀。后予所见，果一一如其言。

然则西藏虽为英人所覬觐，藏人内部亦诚不乏倾英者，

但因地势与教义之关系，在短小时内终难逞其野心，望国人早为未雨绸缪之。计不数日，有联典者为尼泊尔事件入藏，此君即尼人，而自称英籍。后渠欲破坏予入藏之目的，而欲施其陷害，但卒未成功，亦云幸矣。

某晚入清真寺听讲回教义，云清真乃清净而真纯之谓，回回者，以天地为逆旅，终以回天堂为乐云云。觉其说颇能自圆。时值同道有闭斋之仪，闭斋者，即次日禁饮食，而闭门思愆。彼等此刻犹能自由举行本教仪式，可见达赖及藏官尚无摧残外教之思想。

42\43\44\45

四十二、探问藏政府组织

欲明了藏政府组织，日就虾素探问。彼初含糊不以实告，谓政府有禁令，宣泄机密将有不利。语以外人对此已侦察甚详，秘密亦无用，不如明白相告，予反可纠正彼等之错误，且组织统系与机密不同，一属外形的，一属内容的，后乃渐渐吐露。

兹综其数次谈话与从旁访得者略述于后。藏中噶厦政府与县(宗)政府情形不同，县政府并非具体而微，实有详略之殊，于噶厦纯取严密的，于县则主简单的。地方政府中自以达赖为最高权力，达赖之下有摄政王，摄政王之产生例由各大呼图克图选举，近且由达赖属意人物充任矣，其资格略侧重

于达赖之戚属，而学问亦一标准。在前原有四人，今已死去三人，所余者为一青年，名尧杞冷青，系达赖之表侄。以前摄政王与佛分主政教，某世达赖杀王取权，故今之摄政王徒拥虚名耳。王之下分秘书处与加仑阁议两大衙门，外赘以军事总司令部。一所。秘书处专管喇嘛属于宗教的，阁议专管人民属于政治的，司令部调度军寔司令部之下附设警察厅以保治安。表解如下：

达赖——摄政——王秘书处

——加仑阁议

达赖警卫团团长

常备兵八团长

军事司令部——

地方兵十二团长

炮兵二团长

警察厅

所用员司则各级机关大有歧异，如达赖有内秘书三四人，侍从长官三人（藏名坚惹，意云亲眼看待），医生一人，制食官一人，监食一人，近侍（脱靴铺床等）一人，管理经讖官一人，呈食官一人，总堪布一人，侍卫四人，藏名忍加，选巨躯著厚袍，拟佛四轮王意。此类虽无职位，而有纠仪之责任，凡大堪布有失礼之处均可加以弹劾。自制食官以下俱为喇嘛堪布，

惟呈食官系小堪布，此等均官一级至五级，并不以此厮隶贱役为卑下，且互相夸耀，实则渠等权势亦甚重，凡大员所不能进言者，彼皆能之。制食官与监食官所司职务，前者尝味调味，后者为之笔录，若达赖有疾稽之册简，遇有疑窦则制食官负无限之责任。

摄政王有秘书二人，侍从长官一人，门警二人，制食人，近侍(管理坐垫等，与达赖近侍略有不同)一人，传二人，门警不论资格与关系，只选身躯魁伟、仪貌壮严者入卫，可谓与北平万牲园之雇用司阍同一意义。秘书处(藏拟格张，意云文书处)设于寺院内，职员一体为喇嘛，不俗人，内有四品秘书四人，五品秘书管理一人，书记二十人，见习生四人，凡喇嘛出任职者必经此一度见习，否则得受位。另有画师四人，专为髹墙饰物而设。内阁名格虾，意云出政之厅，例有加仑四人，三俗一僧，凡取会议制，而摄政王为之主席。有一品秘书四人，二品秘人，秘书室书记四人，副官四人，画师一人，管理通行书记四人，制食官一人，尼泊尔籍秘书二人，汉族秘书二人，俱级五品，通事四人，近待四人(管坐垫等)，传令四人，在三者不入级，以品级言，内阁秘书高于秘书处秘书且三路但以政权低于教权之故，两地秘书势要略相等。内阁职员工作甚勤，自日出至晚始罢。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副司令一人(现遗缺未补)，秘书二人，达赖警卫团团团长一人，前藏驻防兵团团长四人，后藏同，地方兵团团长十二人，炮兵团团长二人。

警察厅团长二人共治厅事，均级四品，厅另雇二秘书。以上其组织大略也。

四十三、阔绰之诵经会

三月五日为藏历正月初六，藏中方过新年，市上喧声大起，来往行人急如穿梭，趁闹热者正逐队而去。

予拥毳床上，心神不安，侍者忽报虾素遣人送信至。召之入，云虾素夫人请予共乐新春。强应之，披衣前往。道旁观众排立如墙，虾素护兵拨开一隙，予等得坐于前行。见达赖卫队乘马而过，衣饰奇异，绣彩缀金，五色杂陈，久久始过完。继之者即外宾，有廓尔喀使臣、英人联典、哲孟雄代表及蒙古王公代表等。除蒙古代表戴红顶花翎外，余均着藏人营长阶级制服，禹入裸国之意欤。复次为四加仑，各负黄缎包袱一具，裹成四方形，闻为达赖印节。众所乘马多购自英国，故饬饰一为洋制。未即达赖喇嘛乘舆，如清制八人大轿，但浑身为黄缎所蒙，微有异耳。一般大小喇嘛各严衣冠徒步随驾，舆四周紧闭，如旧式新娘子之大轿然，内外不能互睹，虽有女子与小孩沿途歌舞以娱佛，达赖未必见之也。道之左右各有喇嘛多人持长棍以维持秩序，大类汉地之童子军。闻此会照例每年必有一次，今虽藏、尼交恶，亦不能不奉行故事也。

十一日蒙古代表在拉萨三大寺诵大经，全藏为之震动，

规模之大可知，至其消耗之巨，更不待言。首先须送达赖异样物品一千种；摄政王三百种，各地主要喇嘛及三大寺全体喇嘛计二万余人，每人施藏钱六枚，诵经时敬油茶、点神亮尚在外。另馈达赖缎子五十匹，赤金五两为寿，其阔绰可见。

时人盛传予等将继之，予窃笑不已。后仅为蒋主席个人做小祷告会，盖亦顺俗也。

四十四、大招

微行至觉匡，意云佛庙，汉人通称大招寺，即唐文成公主纪念堂也。

依例，入藏者初至拉萨，喘息未定，即往谒佛，相传此佛为文成公主自汉地携来，特著灵异，有求必应。入内见殿宇宏伟，可容万余人，而汉文匾额亦满缀栋椽间，惜为香烟熏黑，已多不可辨识。巷道(现已辟为广场-编注)亦甚幽暗，壁牖且凹凸不等，人徒过众，拥挤特甚，每年常有断脰折胫者，藏人皆谓此为泊洒之咎。在唐贞观中，藏王松树噶木共娶两妻，一为尼泊尔王女，一即唐公主国。藏语汉妇称甲洒，尼妇称泊洒。相传大招为文成亲自设计，尼妇妒其完备，稍稍涂改之，故有此种缺陷。

殿左供有小绵羊一只，云建筑时曾驮土为助。复有女神，貌甚美丽，轻颦浅笑，塑刻特工，身上常见银灰小鼠结队而走，香火僧指为神之虬虱。

文成轶事，至今藏中尚传有数则，云赴唐迎娶大臣冷布甲哇，曾在途中与公主发生恋爱，养一私生子，子夭，葬之昌都附近百塔子，因此，故意回绕，期年而后抵藏。时泊洒已先嫁藏王，嫉文成之美，郊迎时私谓王直无鼻，甚可厌：又转谓公主狐臭，请王掩鼻，故初见即互相猜忌，感情几至破裂。而藏中之有多妻制亦此为创例云。

出门见朝佛牛厂娃必诚必敬在大门外叩头，旁人微哂，谓昔时竟有以马送神，策之前来，维系柱上，即云赠你赠你而去，不知佛不能受货馈。更云公众朝达赖时，竹巴(即牛厂娃)不惯下楼梯，见猫俯首下走，窃效之，滚瓜而下，此类讥讪话到处可闻，藏人之嘲弄愚昧亦可谓尽其能事。

此庙斯时正值喇嘛节，市中庙内全见锐头红衫之辈，盖自正月初五至同月十五，三大寺喇嘛均须入城住大招寺念经，以求岁丰民乐。此十日内藏政府职权几被停止，而由僧侣把握一切，所有军警均须闭门息影，不得与喇嘛杂陈，盖恐发生冲突，而官府无力镇压也。闻平时僧徒入城往往受警兵干涉，怀仇欲图报，而教徒对于政界亦有不满者，故蓄意刁难之事，往往而有。喇嘛中有达不垛者，自恃武勇，好生事端，其秃头前留左右鬓毛，宽寸许，长盈尺，垂于平际、示任人于拳击时攀扭之，脸涂锅烟墨，漆黑如非洲人，穿短裙，腰缠皮带，上系长钥匙，股斗即举以击刺。按例僧徒裙裾之长短，即自示其儒雅与强横，故可以一见而知。上经堂时沿街

叱人扫地，不洁者则受罚，但经毕，人遂到处撒矢溺，又臭气触鼻矣。

寺院组织本甚紧密，管理亦特严，但偶一疏漏，祸乱即作。遇经会，寺中复有叱茶之举，甚为可笑。因每会僧侣逾万，煎茶巨釜，大如小屋，拉萨又贫于薪火，故监督喇嘛必诃责之，促其速沸，仪式甚壮产，并不认为儿戏，确信其有若干效能。执法时喇嘛立灶前，首即呼名诃之，辞略云水薪锅尔其知悉，予等为民来作佛事，关系民间祸福特大，今有用尔之时，曷各努力助成之，否则将示重惩，言毕悻悻而去。观众亦信其有指挥能力，守候至沸，赞叹始散。

四十五、入罗布冷哈官

阻于奸人弥月不得见达赖，某君献策，谓必求一大臣在达赖前力争之。自思予以堂堂正正名义至西藏，奔走钻营不特不屑为，而亦不愿为。遂扬言若不蒙召见，将于三月末返回复命，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离与聚、恩与怨，俟政府自决之不数日虾素来告，佛对君之来意与君在道路所受辛苦尽知之，接谈殊无问题。佛实以习梵来了，而君亦应调摄，请再候一二日当急谋面。藏军总司令龙虾氏亦传言，幸君勿作小丈夫，君之一身系内地与西藏，望稍静心思之。

微闻英人联典也者与亲英派诸人密谋愈急，谓不能阻达赖见予，亦将阻吾不得回内地。自计渠之陷予者惟有两途劫

杀与软禁，身经百患，小痛苦当能受之不辞，仍镇定不以为意。

居停中骤得噩耗，谣传尼泊尔兵进占藏地，藏政府已下总动员令，限各地驻军、民军于一月内在拉萨集中待命，更有谓凡留藏汉籍青年尽编制为兵伍。于是汉人暗地来见者俱吞声饮泣，囑向达赖力争，实则是时尚未能与达赖谈国事，何能为少数青年进言。闻藏、尼战事起因，乃西藏地方政府严厉禁吸纸烟，时尼商某弃藐法令，当街大抽，藏警往拘，匿入尼领署，卒捕杀之，于是责难频来，以致兴戎。

方惊疑间，内侍传言，达赖当日赐见，时三月二十八日也。喜忧交杂，顿见仓皇无措，整装备乘，忙乱两小时始就绪。

虾素驰来，谓须自带木杯，因赐茶时达赖不能以自用器为盛。见子着草履，囑速易之，宫内特总索橐为声，予既已安乘，怠于起落，坚以为无虑。所持茶具亦非木碗，仅为不较小磁盅，用手巾封裹之，提挈而行，从者均深惧，恐偶尔触破，则达赖认为不祥，将大懊恼。四仆辟门，五骑同征。前此欲见子而未偿愿者，均在道旁鹄候，自城直至罗布冷哈官，沿途均零落有人。

城与官相去约三里，道路宽广平直，具马路之雏形，宫门巍峨耸峙，略与北平故宫相似，而内殿则完全藏式，门顶覆有金结，为达赖住处之表示。罗布冷哈者，前二字意为末

尼珍宝，后二字意为柳林，盖取华贵而当雅也。入内，即见长甬道直达格桑德喜殿，意云永远平安。达赖在此接见，可知亦有深意存焉。宫中除此殿外，尚有平凿札喜殿，意云快乐宫等八处，佛爷时时转徙其中，不专居一室。召对时若登大殿据宝座，表面虽若郑重，实则见者仅能叩头、被摩顶、问辛苦，外此不得多出一言；居私室则可以隔几倾谈。

先至内秘书竹英晴布住处，位于宫之左侧，示先容也。被道引踏甬道而前，投足特轻，恐果因履声而增其厌恶。见道边各植矮树，整齐美丽，尤可爱者则径尺之溪，清漪潺潺下流，沟底可见，且又纵横穿插，四处俱有。而达赖所蓄各种异鸟又嚶嚶其鸣，诚如至快乐天堂。早闻达佛爱畜，如鸟如马如狗均珍若拱璧。尤可异者马分黄白黑诸队。狗有大如小驴者，项下带小铃，兀坐殿堂门为守卫，初见之浑不识为何物，知后复又大骇，领导及侍从均知子意，以身护之，实则彼昂首不动，岸然道貌，尚未注意及予等。

至后门，门侍宣语达赖请从正门入，却退，改道而进。此间尤有异致，即铺地者均以小砾石嵌作花纹，石光泽如玉，殊可爱。入大院，正北雄股当前，阶敷花褥，皎洁无微尘，余等行步时态度极沉静，虽呼吸声亦可闻。门前立有着黄鍛喇嘛袍四人，身材高大，状甚狞恶。予深惧达赖为一有奇癖之人。

四十六 第一次见达赖喇嘛

由左入，升木阶十级，遥见达赖北面坐短榻，榻高约三尺，垫以厚褥，褥边镶黄色缎。所居四周俱挂佛像，东首陈一桌，置茶具数事；？（此处缺漏一字）搁小几，念珠横其上，当时除小侍外，有待从长官一人立于侧，其人名官毕腊（即官培拉，土登贡培），为最能承达赖颜色者。

时达赖服喇嘛装，笑容可掬，而牛角须已不如照片之弯，貌又最慈善。上哈达毕，予因西藏籍之关系，以私人资格对之三叩头，虽前此经虾素等数日教练，谓必行五体投地礼，至此终不善作，且予在习礼总失笑，恐再蹈覆辙，故仅屈膝俯首而已。膝既触地，始觉茶杯无放处，悄置身旁，礼毕复持之，如小儿不舍玩具然。承赐坐，与佛对面向，仅隔一小几，近侍酌茶半盏，似甚宝贵，惟茶因熬煮太浓，味现涩苦，食之几不能下喉，而藏人则极嗜之，人之嗜好不同如是。先问能说西藏话否？须翻译否？予告以勿须。嗣问途中受辛苦否？随即受其抚顶，达佛原不以手触女人，此为创例，故全藏士庶闻之，均为予荣。复问通藏文否？答以对于文法殊欠研究。随嘱手写数字呈视，当写祝佛爷身体康健一语以进。见已微笑，谓以后有信可自书，吾总能审知其意。见予服长袍而足大盈尺，诧异十余年不至中国，诸事已更易如此，前吾在西宁时，见女人短服小足，颠跛行道，似群鸭趋走，甚可怜悯。

盘膝坐久，两腿酸麻，渐渐向外伸出，佛谕若不惯坐可即起立，故复起整襟重就坐。复又琐琐问起居饮食适意否？答甚安适。询身世，答先人原为汉籍，后入藏落户，父名刘荣光，曾为进贡大臣秘书，往返北京拉萨间数次，后因藏汉两军冲突，住处被毁，故迁居印度，时予仅九龄。在印留三年即转道北京，民十七入新都（指南京）为国府书吏，至半年前始被遣来。藏达赖闻予果生藏地，色甚喜，问在中国读书若干时，目前内地藏籍学生尚有若干数。答曾住小学三年，师范学校四年，现内地藏籍不多，学生自少，闻政府最近将专办学校以诱进之。

自述所负使命，因北伐成功，国民党已由军阀手中夺回政权，重新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所有措施，一依总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进行，积极的努力于五族之真共和。主持大政者为总理之忠实信徒蒋介石先生，蒋先生除努力内地之建设外，对于边事亦特注意。问蒋先生现在年龄若干，于是随将总理遗像及蒋主席近影呈上。达赖均一一细玩之，交待从长官立即悬于室中。

并告以自蒋主席以下各院部长官，莫不痛惜于中国之分崩离析，姑无论西藏之诚否受英人挟制，要不能让其久立于整个的中国团体之外，甚愿得一机会，使大家互相了解，仍和好为兄弟如初。顷之此来，出万死一生，亦思以汉藏人之两重资格，从中为之引线贯穿，尚望佛爷顾念大局，体惜愚

忱，赐以明白之答覆。谕云予之感想与汝正同，惟此时时不我许，容后当再详细见告，至汝万里奔驰之苦心，与途中常语为西藏利益而来之善意，予均一一默识而深嘉之，决不负汝此行也。此刻方惊藏人侦察之精密，途中一言一动，均被探悉无余。

言未既，侍从官以托盘陈点心进，将欲取食，忽又持回，觉莫知其然，突感失仪，两颊微赤。达赖见状亦微笑，后返寓乃于仆人囊中取出，始恍悟当时仅请过目，乃送归分散群僚者，非面赐即面食也。予当时见侍从官初立于最近地，两面传语，后渐渐离去，乃忆呈食或即催客，如中国官场之端茶碗故。请辞，由领导人送出，赏夫役人各一藏钱，皆以为甚丰。故彼等致敬礼特恭。

回寓时戚属为上糝粑，并插纸花于上，以示庆祝，请予急食之。戚属分食达赖所赐糖果，欢声震室，举杯庆汉藏和好成功。辛劳经年，只得此一分效果，欣慰自不待言。

四十七 西藏新人物与洋流氓

既见达赖，依例可以访藏王及四加仑，于是先造渣绒（即擦绒达桑占堆）之居。渣为四加仑之首要，擅长谈辩，又极狡猾，态度至难捉摸。故在未行时，予胸臆中即计划如何措辞。抵其宅，见建筑的外表仍为藏式，惟入门升楼，则见阔级折梯，已带欧风。进应接室，则小桌沙发，居然洋派十足，

仆人献茶、咖啡及牛乳，小匙拨方糖，自忖何以至西餐室。主人笑谓予曰，世皆指渠为亲英派，君坐欧式屋，吃欧式茶，得无有同感乎？予漫应之曰，内地中人以上，居与食亦多洋化，吾人对于日用品，取择之标准乃在便不便，而不在化不化。彼慨然者久之，继又叹曰，谁可以语此，藏人思想多顽固，偶见异于旧者，则奔相骇告，认为逆天叛圣，吾惟有不与之计较耳。学西洋盖取其长，岂鄙人竟有卖藏卖中国之意耶？告云愿君终守此语不移，果为爱藏爱国，而有刷新之志，子其行之勿瞻徇，否则慎诸。

徐又云闻内地初革新，气象蓬勃，恨不能躬睹其盛，若如所愿，吾将学其治理之方法以转治吾藏。问以藏中青年思想何似，答先曾在江孜办学，后派一批学生至英国，但学生生活艰苦，被遣派者恒为贵族子弟，习于骄逸，类多不终局而返，未见其能转移社会之观听。

坐顷，偶谈欲见棍却仲尼君，彼亦受政府之命令，与予先后至藏者。棍却氏与渣绒为同门弟，故感情甚挚，来时即下榻此间。飨仆促之，少顷出。见貌甚诚笃，自云在北平雍和宫时，常见予挟书包忽忽行道中，故识予，但予殊不识彼。谓同做一家事，当效一家人，此后遇有事故，可随时就商。予先闻谣言，乃面众问之，君亦知予为谁人所派遣乎？答唯唯，临行时曾遇古文官长，嘱为照拂。

语久渣绒呼其内眷出，淡抹浓装，实是贵族风范，而身

上更时时发出异香，想使用头等香料不少。于是邀予参观各处房舍及寝室，见厅际悬蒋主席像，旁衬以英国帝后合照。始悟予今日送主席小影请过目时，彼熟视甚久，似若旧识。沿廊见内寝中置铁床及大穿衣镜等，俨然一欧人寝台，独棍却所居则完全藏式。闻此等什物俱由英人联典自英国或印度购送，一具动值千百金，故藏人均称此为藏中宇宅第一。

联某纯系流氓，国籍与身世俱不明了，长于谄骗，渣绒虽与彼为至好，而某次赴印度买珠宝，即为之骗去多金，故今日渣联感情渐趋淡漠。后与彼共宴于渣庭，一种轻浮下流态度，直表现无余。又闻其有劫予之意，愈戒备之，涎脸问话，往往十不一答。终席来宾共徒步行市中，联见警察抱枪梦周公，谓我办警政时，那得如许丑态，后将整顿之。彼一退职客卿，竟敢如此狂言，可谓荒谬已极。

四十八 藏王（指伦钦，也叫司伦，而一般藏王指的是摄政）

转道见藏王，住处名涉门下，在拉萨负郭，四周绕以城墙，房子虽宽大，而其陈设之华丽，反不及渣绒远甚。门内敞坝亦特大，闻系备唱戏之需，坝之三面为马厩屋，隅置内外两马凳。贵客在内，常客在外，西藏通例也。

入见时王坐高位，仅微欠其身，示地垫令坐。予对之作一鞠躬，大有互慢之势。嗣藏王见地垫颇低，遂命取椅易之，而余坐乃高于彼。接谈前先自致谦辞，谓年岁过稚（彼仅二

十七岁），游历不广，学问及经验两乏，望举中国及世界现势见告，以开茅塞。觉其前倨后恭，转瞬能更其态度，要非等闲人，亦委婉与语。王叩所负使命及见达赖时情形，予深诧彼以政府要角，此等事竟不能预闻。时促未之告欤？尸位不得预欤？

晚间虾素奔告，谓此间得密电，中国内乱大起，北五省助阎叛中央，张学良调解无效，两军前线已接触，政府重分南北云云。心虽惊噩，料其或有，但予表面故示镇静，谓或出于奸人之造谣，虾素疑信参半而退。次再往余三加仑处，应接与谈话大略相同，不赘述。

四十九 龙虾（即龙夏）将军

谒四大臣后，本应即访龙虾，因闻其病，乃改期。实则予于数日前已与龙虾相晤，龙虾并在其私邸设宴欢迎，但当时会晤只可视为私人交际，而非正式接洽，故所谈不及国事。是日，龙虾派二卫士走促，予挈仆从二，四骑赴约。地址在龙虾第二妻寓所，龙虾本已有一妻，后达赖又赐其一，第二妻旧系藏王拉路（即拉鲁）之室，王死奉达赖之命改嫁。拉路与前辈连赖为至亲，故今日达佛仍以亲属待之，夏日且寄居其室，故园内有达赖宫两所，各有宝座，富丽无比。

予入门，龙二太太已候于庭，握手言欢，倾盖如故。所居室玲珑而小巧，煞费匠心。据言旧曾游英国，后更东渡日

本，俄顷龙虾大太太趋至，对予亦甚客气。两妻相见，尚称雍睦。大大太少于次者凡十岁，极美丽，亦为英国留学生，遗吾数年前在英小照，袒胸垂鬟，不亚西方美人。当其偕龙虾至英伦时，英人羈縻其夫妇备至，并要求渠等签字，认英为最惠国。自称渠等始终拒绝，亦未与英亲近，后龙大太太以产子先归，龙虾则继续留英数年。

寓所有台榭池沼，南园有小湖，有游艇，湖中峙青草台。过西园，则所雇乐师见吾等至，奏乐示迎，悠扬铿锵，各尽其致。入暮满园燃汽油灯，光亮同于白日，乐止方入座，酒肴之盛，得未曾有。座中间尝以英吉利语相笑谑，予偶亦应和之，皆大诧异，群出手卷，恳予为书蟹行文，辞不走笔。龙虾即以小条书“我想至中国”一语，略示欢迎意，于此更证吾之略能洋文。

后复由龙虾奏乐，二妻和唱，声音幽婉，如怨如诉，予几为之泣下。强要讴中国调，为吐两番，众又称善。侍婢等见予身躯短小，阴唆使龙妻问我，予发卷曲如欧人，手纤细不盈握，高不逾四尺，面及肤色俱莹洁可爱，问尔妙年几许，要欲学君美容术。吾闻言颇懊恼，且惭其逼视，释手语曰，予幼年即憨顽如男孩，稍长志在四方，内心仅有浮躁气，徒究装饰为男子玩物，自知不敏，且连岁勤劳国事，忧已忘年，虚度念四五岁矣。渠等已知吾不欲琐琐道此儿女事，只叹中国气候温暖，适宜于养身，故能致此耳。终席散归。

越两日，闻龙虾病愈，乃至其办公处正式访问。惟龙虾之公署尚在距城三里处，地名雪，地则为私邸借作公用者。屋临大街，坐窗内可以下望。初见时，龙服中国清代礼服，戴大凉帽，加貂尾，右耳穿孔，垂莎金，左耳着小环，藏中高级官吏之常制也。拱手立门，侧迓予入，直行中国旧礼。室有小炕，让予上首坐，闻藏礼主人见客，必自据高位，不与客谦，让此或亦学得中国客套。刻乃正式问予为谁人造派，来函于蒋主席之下何以签古应芬代行，若津梁吏卒之审税票，予腹哂之。答云时蒋主席方北上，政务委人代署，予为文官处职员，故由古先生具名。彼见予色厉，乃谓近方有人指公为冒充，欲详其原委以反诘之耳。自述旧曾向吾父学音乐，于谊为世家，遇可为力之处无不竭其弩钝，请勿以为疑。

言谈间乃知破坏吾等者，亦适自内地来，彼出印度，我绕西康，闻予将至，五日行十日程，密告达赖中国内乱又起（时阎正拘冯于太原），刘某来历不明，请拒见之，达赖几为之动，此度若非民间极热烈之欢迎，恐终被阻。

龙自谓中央远在一方，不以其愚陋相弃，反贻以书牒（因国府公文系分致达赖与龙虾外此无有），自当有以报知遇。予趁势勗勉之，望能恳切告达佛，速转向中国，派出全权代表，与中央输诚，政府无不度包容。

言下彼终耿耿于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之含混，吾谓三民主义如补药，性温和而功效大，共产党如下药，性燥急而有时

致人于死，两者划然不同。又虑及信教之不自由，异教之相反对。予知藏人心病即在此，痛论中国不主一教，故宗教不渗入政治，政治于适可条件下不干预宗教，故法律有信教自由之明文，执政者兼各教而有之，并无因教排揜之事，但我此时已觉中央治藏方针之不能背此。

谈时街民争于楼下仰望窗隙，竟指上座者即女官，大如布人云云（藏孩之玩具），喧声及于吾耳。龙虾暗示意从者驱散之，予自省身段亦非最短，何以逐处引人诧异，或以衣服无蓬松之致，以藏人目之，自觉瘦削欤？辞出时，屡嘱其向达赖求覆示，俾早日得返内地。

龙夏的第二妻，也叫拉鲁夫人，本名央宗次仁。十三世达赖死后不久，龙夏也被挖了眼珠，那以后龙夏一家全靠拉鲁夫人来支撑。后来龙夏的次子，即拉鲁·次旺多杰（是龙太太的儿子），娶了这位龙二太太。

五十 三大寺

饼圆弟先数日前曾来致意（渠为则邦寺[即哲蚌寺]喇嘛，则邦寺，或翻白棒寺，或则布寺），职僧久欲迎候，奈公国事勤劳，未敢渎听，今访谒已周，接谈尽意，现拟趁此闲暇，敬恳枉顾。予以其措辞过谦，前此未能礼佛施僧，反觉内愧，遂允于三月三十日趋谒，仍嘱来使转答。

晨兴约五时余，即策马而去，以时分过早，庶众尚无注

意者，减去天然监视不少。久蛰若冬蛙，一旦跳跃清池畔，如憨如醉，故今日领略风景，特具趣味。行数里至则邦寺，为全拉萨干肉类之供给者，而尤侧重于三大寺之需要，盖彼三寺不杀牲畜，肉食必取给于人。沿途见喇嘛担行囊彳亍于行道，云为游方僧，虽齿高德重，亦必徒步以示勤苦。及寺，门两旁有贸易小摊，若靴若带若食品，僧侣往市者甚众，俨然一小商场。

遥观全寺均以石粉涂白，直成冰雪境，入门夹道观众墙立，但秩序甚佳。喇嘛曾受训练，毕竟与常人不同。沿甬道均撒白灰，闻为藏政府四大臣谒庙时僧人之敬礼，以予为上国使，仿例尊崇之。先欲至饼圆弟所居寺中，职僧阻我，谓大众专备有特殊接待室，未赴公家之约，不能应私人之请。随之行至客厅，见四壁满悬中国刺绣，工细精雅，正中最高垫略如椅，或彼等已闻予不惯席地坐故置此耶。陪侍者均为皓首老翁，每谈一语，必起立先致歉而后言，予反杌隍不安。谓清吏待予等甚善，又以与中国同宗教同种族之故，虽过去不免偶有龃龉之处，而一般僧侣及平民未始不顾念我宗祖国也。惟闻内地年来亦不自安息，徒趁杀伐，我佛教徒更引为痛心，而为内地袍泽忧。今大使负中国使命来，既见达佛，佛睿智逾人，当有以语公，而公亦应有以示于众者。予谓敬谢盛意，与佛语及与各大臣晤，俱各尽一遍，今诸君子既欲悉闻，请综告之，中国对藏之态度取不歧视不压迫之态度，

其办法让藏人自决自治，而由中央资助指导之，其目的欲得藏民之康乐，求五族真共和之实现，故宣言不用兵，不用狡计，一味感之以恩，示之以诚，吾来即达此意。室内外僧众闻言，俱合掌念佛。又述中国近虽反对邪说迷信，但非否认宗教之价值，更非摧毁佛教，愿诸君子勿以革命后新中国之新举动为怪而自远之也。

语毕参观各康村各札仓而至于寺，皆大开其门以为迎迓，闻居恒键钥，此日独让予一饱眼福。又引予看活佛头发所生树，在狭巷中，树自外入，枝干盘虬，有如乱麻，头发之说或自此出欤。问寺中组织，答大概分四级，曰寺曰札仓曰康村曰屈，则康村者，以地域分，如西康籍喇嘛住者曰巴，而康村汉人住者曰甲康村者是也。屈则乃少数人同居之卧室，但内中必有一老年师傅为之督率。三大寺内容不同，组织亦稍稍变易，大致不外此也。

所谓三大寺者，即则邦寺（哲蚌寺），涉拉寺（色拉寺），噶颠寺（甘丹寺）。三处在西藏规模最大，地位最高，人数亦最众。则邦定额为七千七，涉拉定额为五千五，噶颠定额为三千三，实际各已超出数百至一千不等。三寺性质亦各不同，则邦讲繁华，内中僧侣多出而操政教权；涉拉团结最坚，实力特强，前此藏政府驱汉军，此寺与有力焉，故目前涉拉仍处于监视官厅之地位，要不可侮；噶颠则主修苦行，不问世事，因黄教之祖宗喀巴氏即修持于此，而就地涅槃，今寺

中犹存其床与衣钵，本寺喇嘛常以黄教嫡系自居。

尚有两职僧为应瞩目者，一即则邦寺之搓肩胁敖（即协傲），一即噶颠寺之慈把（即赤巴，甘丹赤巴）。胁敖主执法，慈把主仪范，皆凜凜然不可侵。藏谚有谓当正月大经会时，只有胁敖才是官，只有慈把才是喇嘛，其声威可谓赫奕矣。胁敖亦分三级，以寺胁敖为最高，操全寺各喇嘛赏罚之权，间亦及人民，除死刑须交政府执行外，余均可任意施之。手中持铁棍，濒行触地有声，惊闻数十步，听者莫不色变，故俗有铁棒喇嘛之称。平时行道中，路人见之必折帽，且不得于楼上俯瞰，予前在城内凭栏观，亦投以白眼。某年达赖出巡，被人民封裹不得前，数十军士驱之不散，召胁敖至，人皆鼠窜而去，一般平民内心之畏服，良可惊也。

胁敖外更有相子、顷则两种，相子管经济，顷则乃不劳作之捐班老爷，用钱购得者，前二种每级一人，曰搓肩胁敖，搓肩相子等等，顷则无定数，但亦以捐纳之多寡，判其职位之高下。胁敖例由达赖亲自圈定，居位者及退休者均认为莫大荣誉。

噶颠慈把（即甘丹赤巴）无地位势力与金钱为之背影，凡有学问有德行者，虽贱僧亦能充之，而其为人宗风，尊贵威严仅次于达赖班禅一等。故曲有谓莫颓废，慈把的高台人人可坐。但慈把产生法备极严格，先须得某处考取格西，再入约把寺，受极严辣之训练，执诸贱役，历三年始得入噶颠

为喇嘛。其上分东极西极二人，东西极即慈把之候补，若长者三年去职，先以东填之，次及于西。

格西之考得，必为十数年与二十年不等，又先后经历十余年，计费时达三四十年，故为慈把者，例为六七十岁，类多在职或离职即死。慈把之衣服食息均极谨严，意殆为各喇嘛之表率也。至于考格西之法，先在各康村举出数人，辩论学理，证义者评其胜负，胜者得覆赛权，与各札仓初赛胜者辩，再胜即与同胜者交相难，以致一一屈之，乃为格西。辩时全寺数千众坐大庭中，上座喇嘛坐坛上，问者先，答者后，且立且破，且语且行，绕众而走，某人负则胜者击掌示意，此不能随意击，因旁有证义人，理不足以服人，击者将转败。既得格西后，乡里称荣，如以前内地之中状元与得博士相等。

五十一 便便大腹贾

与各要人接见后，外间盛传中藏和好已成事实，偶行道中路人皆呼万岁，予思纵目的不达，而于民间种此好映象，亦吾之代价也。

无事时即探访藏中经济与社会状况，据所得，谓藏币分四类，金币、银币、纸币、铜币。币之背面印国徽，乃狮王像，正面印藏政府发行数字。银币为杂质银，每枚只当内地纯银八九分，故有时成十五与一之比，此称藏钱，非康地所用三钱二分之藏洋，但彼亦通行全藏。纸币自一钱至百钱，

信用甚敷。

若商业则第一流巨贾多非藏人，康北人实居之占全数四分之三，如阿主从、觉洒从、甲本从、阿堵从、夺永从、邦达从等。藏语所谓从，略如内地之号，即阿主号、觉洒号也。内中尤以邦达从为最负盛名，以商人而含有政治背影。在康时吾等曾过其旧居，前文已略言之，今见其总号，愈知其伟大。原渠有恩于达赖，得羊毛与黄金之专买专卖权。藏军前总司令渣绒氏（即现之加仑）曾窃运羊毛至印度，以军人之大力与跋扈，宜其不能禁止之，但邦达从老主人不疑江（一作邦达尼江，邦达列江，驻藏各军官之结局（四））竟与以扣留，而直控于达赖。经达赖批交四大臣核议，邦达昌竟以胜诉，与康民驱营官同为开藏中新纪元之事，自足以骇人听闻。

再者前此藏政府与三大寺冲突，两方各不相下，戒备以待，大有驰骋疆场之可能。官方欲派一人为之疏解，众皆裹足不前，惟不疑江自告奋勇，单骑往说，竟得释嫌和好。原三寺喇嘛均曾受邦达昌之布施，故以大檀越之资格，收干戈玉帛之效也。

有此数事，于是藏中人无有不知邦达从者，信用既立，纵实无一钱，而买空卖空亦可以撑最大之局面。更有一要诀，则大商号每年纳多量之金钱于政府，即可得政府之种种优待。例如运输可派乌拉，收账可嘱地方官代催，岁暮更大请三寺

喇嘛，敬酥油茶及黄油饭，外送贄见礼，人各一钱至数钱，综计之，少亦在十数万。

各方好感既生，进行无不顺利，故邦达昌近日所营，即贷钱国库与三大寺，又转借与平民，无虑其不偿还，因地方官即彼催索吏。闻更有送钱壁还，守候至数日而不得交纳，此乃还债难而非讨债难矣（此即西藏旧时的强制贷款）。

后以权势过大，遭人嫉妒，适其至好将冷从主人约彼郊游，被刺客凿地道枪杀之。将冷从与渠交好之程度，实非内地人所能梦想，交换女儿，互易妻室，以图融洽为一家人。不疑江既被杀，政府指将冷为嫌疑，尽没入其财产，两家至今犹存最大隔阂以此。

五十二 歌

拉萨亦有所谓妓女，予初疑西藏社会经济未至破产，两性束缚亦较松弛，当无娼妓。詎知事有大谬不然者，藏中娼妓之盛行，亦与内地相若。擅长交际之浪荡妇人，日与男子相逐，以致声名扫地，逼而卖淫。但所交者似略有限制，因尚属于半公开而非正式之卖淫，闻亦有下焉者，则非所得而知矣。

所取名字甚奇绝，曰金丝缎，银丝缎，或北京缎，上海缎等。狎客所赠欤？抑自命之欤？因藏人分内地绸缎为四类，曰北平、上海、下江、成都，并自定标准，某为北平，某为

成都，实则北平与成都究为何等，亦不尽悉。因娼妓之多，而藏人平居行为又多不检点，故犯病者甚多，彼等亦决不以为可耻可惧，纵谈无忌。

而其医药确十分灵效，可见西藏医术，断不能以幼稚视之。但其中多带宗教性，每药必咒之使灵，或供于神龛中。市中无特设药房，配剂处方俱在医生一大袋中，药末药丸俱备，诊脉考尿毕，以银匙入药囊中量药，用小纸裹之成果实状，教病人吞之，而示以禁忌，如忌茶、忌烟、忌粥等，而以忌粥为最要与内地适相反。

拉萨之歌曲为全康藏人所摹拟，但并非文人学士所构撰，仅为市井仆姬于清晨汲水时在井边缀成。不仅视为一种消遣品，且亦用以讥评时政，为舆论所从出，权贵畏惮之，此诚不失国风之意。曾记民国六七年时，达赖派加仑喇嘛入康为总节，留某人为内署，去者甚得民望，留者毫无一长。不数日歌出，指加仑为真金佛像，而直斥留者为假像无用，政府闻之，终莫可如何。故西藏民间歌谣富有历史资料，实大有研究之价值。

五十三 跑马大考

远戚某欲以其子骏明嘱予携至内地为之课读，但藏有专司汉人出入籍与监视一切行动之衙门，名素那列贡，设藏官四员，平时即气焰逼人，某踵门请求，讵知不问理由，先骂

后谈。予初尚不知彼何以如此悻悻，后有人告予某所馈既少，而又常与予来往，故略受其谴责。

四月十七日，允龙虾请，派某秘书来寓，翻译总理遗教以三民主义问答飨之。由予口述，彼走笔行文，数小时已尽。次日再与饼圆弟合译五权宪法，颇感运用名词之困难，故仅逮其大意。适雍和宫堪布祥先生将返北平，托其带家报二简，离康至今已数月，无处可投书，不知老亲如何焦急。后闻至亲好友在此时多大恐骇，上书政府，请四处查问。于是外交部乃逼索印度及南洋各地，卒无所得，计不知消息者达半年之久，终以得此信知予下落，乃放心。

念四日为西藏贵族学校毕业生赛马之日，龙虾差人来邀予，因此会三四年方一举行，而各大臣亦均与会也。先至龙虾次妻寓，乃与之偕行，因天色稍黯，恐淋雨将至，伊披大红羽毛斗篷，予被雨衣，并辔行，共去揽缰厮隶，缓步密语，意甚得也。

直赴罗布冷哈宫，沿西至一广场，张帐幕者，立而观者，已罗列四周。龙虾之幕在四大臣幕侧，自分三组：女眷所居，少爷所居，仆役所居。龙本人须陪四大臣坐，不能就私位，四大臣之帐幕特大，自加仑以至总过甘者，均有座，座达数百之多。四加仑据上座，龙且次一等，与龙虾帐幕相似者，数目亦甚多。

用细面后即开场，人皆称此会为总过德不具，意云考总

过之赛会。贵族学校除习文学与算术外，对于骑马术与枪术亦甚注重，毕生卒业时，以学业与此赛评定其优劣等级。故贵族家庭恒重视之，先两月即请教练指导应考者骑射，并雇僧侣祝其胜利，供奉自身所佩佛。

跑马场以白粉画大圈，略如内地运动场，设箭标三处，相距各数十丈。与赛者依其父之官阶大小分先后：一色龚少爷，二龙虾少爷，三苏缸少爷，四假格札少爷……共三十五人。过第一标放枪，第二第三标射箭，往返计三次，枪与箭不准预持手中，开始逐鹿时始由背上取下，故有过标时而枪尚未放者，遑论中的。

裁判信号一出，龙两妻均闭目合掌，祝其获中。事已龙虾来，若有不豫色，谓其子姿式及手法均不如人，恐将落伍，家人均以为忧。果呼名给赏时，色龚子第一，而龙虾子居第五，在各公子中为最后。彼自以为耻，不用膳即去。

将散场之顷，各家眷属皆来与予相见。所问者俱为起居琐事，独前加仑夏渣（即夏扎班觉多吉）太太询中国女权状况，并言渠闻内地女子将发剪短以示决心，服短衣以便举措，有事则呼啸而集，群趋政府请愿，官府无不畏其威势。予闻之颇愧，谓内地妇女现虽稍稍觉醒，但仍未脱全部之羁绊，惟其不甘屈伏之态度，殊足为西藏女子效法耳。

第一次见达赖后，又逾四五十日仍不得藏方覆示，遣虾素四出探问，终无确切消息。只闻有人放风，谓将系予。予以为既入瓮中，只好听其处置，惟虾素恐予心中不安，故屡邀予至其家，与妻共弄扑克解闷。此君忠厚士，贤内助亦雅有良人风范，甚可喜也。彼云每见龙虾必为予言，予亦提出最后警告，约九日、十五日、廿二日，再留难则舍命出印度，果中国有为，必有以对藏。渠等皆知予行志坚，请再游览数处，在廿五日以前与达赖一晤方行。

强忍至十六日，应招观兵工厂。此地不仅制武器，并可铸钱币，所在地名多则布。予与龙夫人偕十仆先往，移时龙虾等蹑踪而至，在柳林小憩，饮茶毕复前进，约共行十五六华里乃达。厂屋位于树林内，依山临水，风景清幽，入东首大门，上一楼，室中不甚清洁，不耐久坐。

稍息往观机器间，地在西首，分前后两院，前院有机七架，分截铁机、印钱机、锥孔机、上火机、伐木机等。所有工人均在劳作，后院全属制枪械，闻能造九子枪，出品亦甚佳，已完工者有三千枝，惜予于此道为外行，不能评其优劣。亦自制枪弹，正装药置火，忽忽无暇。技师为一西藏人，曾在英国某电气专门学校毕业，闻内中尚有四川人，但不识所操何技。

次晚龙虾又请予进餐，所食虽不类中国菜，而颇有中国风味。闻以前拉萨本有中式菜饭馆，后停闭，然一般官僚仍

好中国烹调，当时城内有中国司厨数人，彼等乃争相罗致，以示阔绰，故理庖儿尚得时际也。

十九日坚决往坚色官官处，要求于二十五日不领回公文，不要乌拉，单骑出走，请致意达赖，并谓吾以藏人之立场，无论西藏官府待我如何，予回内地决不作挑拨非毁之辞，只望我西藏同胞早日觉醒耳。詎知所答出乎予意料者，谓达赖已批准回文，并将于明日赐见话别，决于一来复日送予归汉，以坚色当无戏言，即转告龙虾，龙氏若有深忧，亦不之顾也。

五十五 女性

西藏女子地位甚奇特，不得谓其绝高，以社会尚认渠为下生，而褫其参政权。更不得谓其绝低，以其经济能独立，而行动又非常自由。例如未成年女孩，虽长至十七八岁，亦被认为幼童，而得与一般男子征逐，时当暑热，则共解衣入水游泳，人不以为奇。间亦读书，与男孩同学，无分校授课之例。

稍长即习商业，学应对，后来婚嫁恒以此为标准。夫家选媳，每以为问，若无商场技能，事多不谐也。娶妻者须纳奩资，普通约为汉钱一千圆，故中产之家，亦每叹负担无力。饰物例分三种，一重要，二次要，三常用。重要者，接贵宾、觐大官、赴盛会用之，次要减一等。余则平日所佩头上戴“白主”，此为成年加冠物与订婚之表示，作锐角三角形，上端

复突起一角，于每角缀大珊瑚一枚，沿边串以真珠及松石，最贵者有高至三万元。遇丧事则拆去之，另覆以帽，若平日不用，则众皆以为不祥，扬长过市，且将受罚。

耳环甚粗，坠以椭圆大宝石，屈金作勾，挂于耳上，另以两线系于鬓边，藏名“捻哥”。康人则不戴“白主”，梳大发辫，或若干小辫，盘绕头上，发中间以纓，于耳际垂出。前藏人略仿满洲式，顶置木夹，上盖假发，使左右分垂，庞大无比。谓木夹抵头甚为痛苦，今则改用一种易于取下者，睡时除去，清晨复置上，均颇便利。

面部亦涂脂粉，但不令太显，畏人讪笑。旧时女人多用一种富有黏性之树胶，名曰“夺假”，密擦全脸，尤以晚间就寝时所敷为厚，以此物敷在脸上后即成紫色，汉人视之，或以为难看也。此外又于紫色上印红点，远望之如麻斑。晨洗面巾不入盆，而仅以水洒巾，谓汉人洗法为大不洁。亦有不用巾者，仅以手接水而洗脸者。

衣服作大领，略如日本装，但腋下缝严，微有不同耳。袖甚细，相服多用洋汗衣，暑天着绸裹衫，外罩长背心，束绢带，务使紧扎成纤腰，全身仅用纽扣一枚。平民多不着袜，贵族则着布袜与羊毛袜等，间亦穿洋袜，但以为不经济，穿者甚少。鞋作厚底，浮面例以青色镶红边，绣小花数朵于前，着时盖至脚胚，似靴而非。另有胸饰一种，多属金底正方，嵌宝石，以珠练悬之胸前，彼等谓之“苟”，在汉文不知应

作何义，或略当于项练之类。更有趣者，则每种首饰新成，戚属全起而贺之，馈赠如逢大典。

惟前所谓女子自由，在平民则最显见，贵族内眷亦甚拘束，因待人接物不能失其彬彬之礼，就坐起立亦有定制，席间非有长辈及丈夫之命，不敢唱舞，但不能唱者奉命后亦得强为之。若宴客无女宾，主人不命，女眷出不敢径出也。但大官之夫人，则权势甚煊赫，可以辟室应客，可以许人职位，可以处决一切财产。钻营者多出其门，与内地太太当权者不相上下。平民妇女遇贵族，饬之唱则唱，饬之舞则舞，在命者认为当然，在受命者亦以为不当一回事。最下层即歌女，兼营娼妓业，前已略言之。

五十六 复见达赖

五月念五日午余一时，仍往罗布林卡（即罗布林卡）候见达赖，憩于竹英晴布室者凡两小时。传入在旧晤对处接谈，佛问予行期定否。答不敢自定期，待佛指示，但客居已三数月，辱荷优待，感何可言，惟向中央复命，亦不可违，久留荒废职务，将受重惩，愿早日得归。谕云汝之好意，吾早领之，吾不敢背中央，前已言之。累汝久待者，实因汝等远来劳顿，应稍加休养，方可言归，非有留难之意。今吾书牒已具，凡楮墨所不能尽者，将口头告君，俾得私达于蒋主席，望归寓记之于书册，以免遗忘。略息佛又缓语云：

过去中国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予实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前偶闻某某先后叛变，吾日诵经持咒，以祝其平复。君等此次亦在三大寺念经礼佛，于中国不无益处。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阅墙，甚为不值。尼泊尔原为我国旧属，何以年来并不入贡，政府理应察明究办。予于尼国至今仍称之为“廓尔喀王”，不书新爵，盖此名为中国所賚，予誓不承认其为独立也。汝语尼商务长官语甚得体（吾曾告尼官，中藏原为一家，倘无故侵藏，中国断不能坐视云云），吾甚嘉之。又言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以切实之帮助。

佛言时态度异常沉痛，渠不愿印度受英人之压榨，谅自己亦无入瓮之念。又言：吾与班禅原有师弟之谊，决无若何意见，闻渠近日旅居蒙古，想亦有不适之苦，吾至以为念。

又云：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至于派遣代表，

因西藏本以教治国，人民对于政治颇为冷淡，对于中原情形尤为隔膜，恐去亦难有贡献。惟既承敦嘱，当竭力选派青年数人赴会，彼等虽无甚智识，而头脑敏活，可以在中央领受教诲，遇事则直达于吾以请决。俟挑齐后当命其陆续登程（按西藏会议延期中央嘱藏代表缓行近亦已实现），若全权代表则一时尚难其选（彼时未闻即以棍却仲尼作代表之议）。吾于政府所希求者不大，能于最近与藏以织布机，制革器，及各种工人已足。

急答此决能邀准，不惟工人，即各科实业家及技师，亦未为不可。末略问各执政履历，悉举以告。并谓是否都属总理信徒，答然。复问中国近代名人何以多出广东，告以广东为总理桑梓，平时受总理精神之感化甚多，且粤人富有创造精神，故能成大业。望藏人亦常常接受孙先生之学说，则人民思想自有进步。

语既，示曰阴历三月二十九（五月二十七日）为上好吉期，可于此时回京，敬受命辞出。复锡以哈达，并红丝络一联，亲为置肩上，予俯首退出时，已入夜，计谈至四五小时之久。

返寓后，仆役云予徒见达赖形式之尊严，而未见其糞秽之尊严。举凡佛之矢溺，必以特制之桶盛之，上覆红毡，以骡马驮至八十里外，倾于雅鲁江中。人皆欲得而食之，谓可驱疾苦，但押送者往往不与。又其所烧之材，粗略如杯，均

长二尺二寸，有差民数家专司此事。总之佛之一切近身物品，俱以为有特殊神秘而珍视之。予笑颌其言。

五十七 驾言旋归

依西藏礼节，向各大臣一一走辞，盖此方习俗，初到造访，临去辞行，认为同样重要。予以为亦可籍此以侦诸要人对中国之感情是否一致。初过渣绒，次及其余三加仑，类冷冷仍作客套语，甚者且谓谢国梁君由京致电，嘱予勿回。后知谢为蒙藏会所派，亦无留予之说。伊等多方牵挽，不知果为何因也。

过虾素家时，方为升官请宴，彼原为秘书，现以实缺团长任用，谓招待予等得吉庆，当众申谢。初虾素已为团长，因断发学英人，又谋作某种大运动，被达赖所觉，斥革之，当场褫其衣冠靴袜，以为毁辱。曾大病，几不能起，此为藏中近年大政变之一。现被黜者已渐渐起用。宴余例以未熟肠肺为献，恶臭不可，当掩鼻俟其撤去。

往谢龙虾二夫人，坚不受予哈达，以示不容予即去。第所馈特丰，过于达赖者且二十倍，余多氍毹二匹，或坐垫一具，缎料一方，重者亦仅约指及耳环一事而已。龙等均谓二十九日虽为达赖所定，但于数为奇，于日为残，请四月初一行，语曰，吾等本无所用其吉期，但达赖既如此殷嘱，不愿拂其意也。故彼等预定之远送三四程，亦以不及筹备未果。

二夫人又请送至印度，亦婉却之。

忽又传达赖见召，急驰往，乃坚色总堪布奉命转语，谓时已不及，待佛欲赐见而不可得。敬赠金佛一尊，及药末一包，为佛亲持咒者，有此乘舟车，可免危险。予领谢。入暮返寓，造邻居达过竹把先生家，原达过旧为大加仑，今以老病退休，然元老声望仍不坠也。

有二女，俱青年貌美。长女有西藏美人之目，旧曾适人，以所天为白痴，遂大归。所居楼高予室一级，当予临窗行文时，辄倚栏持望远镜相窥，初深恶其为人，后数次请见，乃接待入室。始悉彼于藏文藏乐俱精习入微，教予调箏，久久不会，卒舍去。

今见吾将去，垂涕如雨。深夜来，谓欲偕予宵遁。怪问何来此奇僻思想，我为国事来，正感藏人有内向之念，今挟一女去，人将谓我何。且内地生活亦甚艰苦，若无相当技能与知识，赤手空拳焉自活。举其饰物以进，问悉质之，可否为数年粮。笑慰之曰，君有孺子气，凡事不宜如此草草，倘后有缘，当竭力助成之，与以脂粉等物，并劝慰之。

临行访龙虾，从人皆不欲往，恐其殷留，难拂盛意。予谓倚装相见，虽欲挽予，亦莫可如何也。初谒，彼徐言吾之最后请託，此其时矣，祈告中央，藏政府非不欲奉行三民主义，然以人民之顽固，幸勿操急，徒致纷扰。以云外交，藏人决以中原之行动为行动，断不至单独有所表示，再者内地

军备闻远不及列强，请加意准备，使内足以镇变护边，外足以御侮持平为要。并嘱吾继续为藏努力，对中原人士亦应鼓吹其注意边事，望得间二度重来，吾将尽力保护。一一颌之，略受其饯饮，于午后一时离拉萨。观众多知我取道印度，同声祝予不为海神所吞没，挥手谢之，上马而去。

五十八 心腹之患

达赖佛先即欲派虾素护送，故下令飭沿途备两住处，但虾素以新晋爵，应酬无暇，未得偕。特改派罗布冶哈宫内近侍一人从，名慈典拉，为佛舆夫，固赫赫然一亲信之臣也。当日行五英里又半，住一小站，地名宜当，旧翻业党，有居民三十余家。次日龙虾仆及戚属俱辞还，又行二十一英里宿究细，旧译僵里，志称附近有蝎子洞，昔时有人犯罪，则投入以饲之。

又五里至雅鲁藏布江与后藏水合流处，志谓之曲水。以木船渡河，水势险急，震惊心魄，船资每人二分，公差免纳。至曷巴拉山，行二英里始至山巅，道值二印度人，步行，着西装，戏以印度语问渠自何处来。盖予幼时略学得一二身毒话，此时技痒，偶表露也。诧予出辞奇特，即以印度话琐告，语以不能尽晓，彼于微笑中似含不信任之态。

下山即有土著数十家，旁陈巨池，名牙照错，地名札马那（一作冈把则）。因地势滨水，河风甚大，较他处为冷，

时已夏初，犹微微飞雪，无怪仍作冬景也。

再有两日过浪噶子，进热骆（一作热隆），而及江孜。江孜为英人侵藏大本营，有邮局，有电报，有兵队，有医院。邮局纯为英国人商办，既未得藏政府之许可，亦不受藏政府之监督。虽事务员仍多西藏人，而一切大权则操之外人手中，邮票亦直用英国式，与南满之日本邮筒遥遥相对。且一过江孜，即遍设驿站，兼备英国官员入藏之食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电报局虽为有线电，而电椿与电线俱甚密，其规模量亦不小，凡藏人及汉人拍发电报，取值甚昂，人多不敢问津，其专为军用意味可知。兵队驻处修有营房一所，常屯兵自七十至一百，操练甚勤。

闻由印度加仑布（即噶伦堡）调兵，以快马急行，十二日可以至拉萨。而藏兵集中，则须迟至一月，直能一鼓而下，使西藏无所用其抵抗力。况江孜已成腹上之痛，内部骚扰更难兼顾。

银行则专理汇兑业，凡换金币及印度卢比，无不就此为交易，既可以操纵金融，复可稽核人之出入。所谓药房，兼办医院，病人就医，每日仅取钱二分，小惠买人心，狡猾手段殊可畏。

初至江孜，县长随英兵看戏，竟不为礼，住地亦未备齐。慈典拉大怒，索得县署师爷，诃斥之，将以鞭扑，哀祷谓得

通知过晚，预备不及，实非故意玩忽。予初怒其恃洋势，继见渠告饶之可怜，挥之去，饬其以后不能藐视汉官。临去殷嘱勿告达佛，笑允之。入晚遣人送黄油羊肉来，县长终避不敢面。闻此地人或贪西人小利，或爱其假慈悲，故甘为虎作伥，哀莫大于心死，西藏之致命伤，或即在此欤。

五十九 乞丐

晨起由饼圆弟作藏文通知一纸，先期付邮，走告竹莫营官，盖恐复委接牒过晚，怠于备馆舍。原此君名麦若恪补，曾受达赖显爵，吾父随清使奔印度时，常与过往，因而纳交，此刻亦以父执礼遇之。自江孜发脚，过英人营房，欲窃取一影，教孔君蹑撮之，忽闻鼓声喧阗，遥见山坳白幕连云，知彼等又唱戏取乐。有一英使者来请入幕参观，彼操英语问，我以藏语答，各会意而已。辞以行路匆忙，未便领盛意，卒不往。

十时始动身，仅行十四英里宿于司牙地。次日行二十九英里，住师马达。再次日行十四英里，住多坚。此地近河边，风特大，所居室又极窳陋，甚感不适。六月五日已进八惹，以地近热带，气候骤变，且四面高峰，寒气不入，抵市直服夹衣。此地久称富庶，菜蔬出产甚丰，竹莫富户多来选购。将及城而县署迎候者不至，正拟以电话探问之，一骑奔驰而来，见予即折帽，谓曾数度致电询江孜，彼均模棱不以实告，

故予等仅能走近地守候，予慰解之。

八惹附近有山名八惹觉母慈仁，传为仙人所居，夏日登临，每能覩奇景，有巨人长数丈，奏美妙音乐，歌曼曲，而房宇之构造亦精巧无伦，言之者凿凿，似非诳语，但吾疑其为海市蜃楼之类。

路遇则噶，为藏中高等乞丐之一种，戴白色假面着须，说吉利语，以要人赏赆，各予藏钱四枚。西藏乞丐约三类，一喇嘛乞丐，二普通乞丐，三行侣乞丐。喇嘛不尽为乞丐，然苦行僧人不以托钵得食为可耻，人亦以施僧为荣，求者无不予也。普通乞丐又分两类，（一）日常乞食糊口者，（二）遇庆典节日，始结队募化者。前者任人布施，后者必予以相当数目，过歉则争索不已。行侣乞丐多为平民，有远道朝佛盘川不具，临时哀讨以为资助。

故以语乞丐之数，则藏中似遍地皆有，而废疾求养者，则仅在拉萨临角朗噶（即林廓路，环绕拉萨城一周）有之。朗噶乃街道之意，临角即绕经或转经也。盖藏人有朝恒绕拉萨一匝至数匝者，名绕经或转经，云求佛祐，彼等遇乞丐，自乐拖舍。

再前进为虾士莫地方，遍盖洋房，俨然一洋区域。西人小孩十数辈，驰逐林际，乐陶陶也。闻江孜及此地俱为英人攻取拉萨时所侵占，既无地税，复不与地价，直自动割取。遥望竹莫格西家，于西式房屋上赘以金顶，同行者咸呼为洋

庙子。据称系哲孟雄（即锡金）某女施主所捐修，彼坐静处在后山，人迹所不到，猕猴为之侍役，有秘制丸药，可驱奇疾，学问道德俱甚高，达赖亦特敬仰之。

途中有英人所雇力夫修筑道路，藏装而实哲人，以望其颜色不如彼黧黑，而气度复昂昂然若不可犯。至竹莫，以时间过晚，未访当地营官。次日得悉此地主权已分属藏哲，哲孟雄直设官署于此，虽无官役常川居之，而一切施政均成对峙，藏令来且常为之阻。

60\61\62

六十、刺探

哲孟雄本属西藏，今则改隶英国。故一过竹莫后，吾等之行旅供给，顿无照拂。予原为平民，尚可安素守常，若藏中贵族过此，能无禾黍之感欤。

哲孟雄民间装束颇为混杂，如腰间裹大布作印度式，而头部则略带西藏味，但分梳两辮略不同耳。女子操作甚勤，除农业外大都织布织毡织带，日无暇晷，孜孜不倦。

达赖舆夫送至竹莫仁金杆已为逾境，依礼遣回，并附呈达佛一文，述途中靖吉、广受渥遇等事，致龙虾函辞意略同。慈典拉临去大有依恋之情，予为之感动。

道中尽系石块，马行至费力，时已上喜马拉雅山，有山岭甚多，故镇日山行，非上岭即下岭，非如过去山行，越一

岭即得一平地也。当晚宿山腰，地名容若，计程得十三英里，次晨大雨，因渐近热带，非如藏中之经年无雨滴。为从者购二伞，以入印则常遭泽沛。天气温暖，薰风拂面，人马两疲，如醉麴蘖，均昏昏无甚知觉。

晚抵则路，入一藏人小旅店就宿，因数日来食宿诸事均须自动。店狭而浊，共有屋一椽，正中且置大灶，有烟突十数具，住骡夫二三十人，纵横陈列，如腊鸭铺之货架。予所异于众者，即多一行军床。主人为一妇人，尚知周旋。主人有一小女孩，好与众人逐笑，母不以为迂。

闻某老夫人言，印民每以毒物置食品中供客，谓杀之可以取彼福寿，疑不之信。孔君等大惧，常不敢进食，予每膳必使主人先食少许以侦验之，亦未免过于小心也。

过春邳地方，满山森林，景致绝优，见众正伐树耘田，凡有荒地俱成熟土，较之十数年前予为幼儿时所见已进步多矣。人夺天工，良可敬爱。闻各乡村生产能力俱大进步，回视吾国，惭较何如。

六月十三日进至棕踏巴地方。正值星期五日，为赶集之时，男女麋集，衣饰无素色，红绿斑驳，顿成奇观。多于头上顶箩筐，两手摆动自如。鼻尖穿一孔，扣以金属小环，诳语孔君云，彼可以绳引之而行。渠等对印人略带畏却态，如某次马逸食人稻苗，彼恶声相诋，称蛮子不置，予以不纯熟印度话答之，乃瞠目而去，而孔等则远肠。见有人额上敷白

粉，眉贴米粒，知为印度教徒，为印度平民地位最高者。余则回教、拜火教、拜鬼教等，宗派极复杂，非予记忆所能及。但各教徒众于装束上，于举动上，俱有显然之歧异，令人一望而知。八惹一带婚俗尤奇，新郎乘马至女家，以白布裹新妇抬之而去，如救护伤兵之状。

在山上可尽望棕踏巴全景，山行毕，即逾喜马拉雅而入印度旧界。过棕踏巴不远即北洞，红头阿三强要予索护照，告以须至加尔各答始能在华领处取得，今初出藏境，无需此物。谓官厅有令不敢轻纵，问官厅为谁，知即联典司。笑告予与联典为旧识，遂悄然放予行。

抵加仑布，距城七里许有汽车路，可乘摩托直达只昔札火车站。先拟见班禅驻印办事处处长司康，故仍至加仑布一行。

往司康家，坚欲留予住渠家。以褊狭不便，嘱代觅旅店。承送至熟人某寓，专为予备两室，甚清洁可居。留谈少顷，常欲谈进藏结果，及见达赖情形，漫应之，不举实告。住此地两日未出，而一般新闻记者及军政各界人士造访者络绎于途。嘱店主举病告，悉屏不见，盖恐偶漏消息，为英人侦知。

赴当地华侨马先生之邀，马太太为藏人，精明善居积，现成巨富，平民皆敬礼之。马与当地权贵多友善，亦间以言刺予经过，坚不告之，彼似不豫也。席间有一英国老人陪坐，自称曾两度至拉萨，达赖奔英亦曾竭力招待，著有藏事书两

册，上卷已出版，下册则将插入吾之此行，约后日过其家，取吾一独身小照呈英皇备览。谈时随呼先觉先觉，盖以予为汉族女子使藏第一人。

六十一、舌战

加仑布有华侨甚多，约计一百余家，且多能谈汉、印、英、藏四种语言，故能应付自如。二十四日始行，留此适为匝旬。司康太太亲来欢送，厚赆有加。由此乘汽车至只昔札火车站为十一英里，在哲国未携贰时，由藏往大吉岭均为中国境，今则属诸大不列颠矣。过铁桥即达车站，车身甚小，午后三时开行。逾四时始抵西热古热，换大车，敷轨甚密，分往大吉岭、加仑布各地。晚十一时又前进，从人感于坐客拥挤，不能就椅假寐，乃出干牛脯大嚼，旁座之印度教徒，因不喜与肉食者伍，多稍稍避去，乃得隐几合眼。

次日正午抵加尔各答，住某藏人旅店，主人敬咖啡牛乳，从者皆不惯食，欲烹藏式咸茶，店主辞不便，众悻悻然。

作书告卢总领事春芳，约下午五时走访。造庐见门悬国旗一面，不觉颜开，盖予已与祖国国旗分袂经年矣。既晤，知卢君为一新青年，侨民均甚敬佩之，外人亦无鄙夷之态。问所携要公，恐英人将劫窃之，嘱以牢固皮夹盛之，先寄领事署，再由领署加封添戳以杜其觊觎。又思果海关必欲拆阅，则纯委之领馆。语既定，即约次日全部携至。临行复殷言行

留心，敬领而还。

二十六日领署全体职员设宴为予洗尘，席间有数欧人，卢佯问公文带来否，漫应曰未，于是注意吾者乃略懈，实则已密递其夫人矣。坐客畅谈西藏问题，予默不作一言，恐出词不慎反漏消息也。

入市购零星什物，见印女沿街散传单、呼口号，盖作反对英帝国之运动也。有女生挨户立，见有人着洋服、吸纸烟而来者，则群趋前叩头请其毁装戒烟，对方多大感动，当街裂裳，甚或自批其颊以自惩，予睹状亦为之动容。

越三日，向领署取出公文，均承卢总领事代为用火漆密封，捆扎甚坚固。

联典自大吉岭赶至，坚请相过，正色辞之。盖彼先予回此，度予来，复又纠缠不清，语予云，中、藏交涉决不能舍英独举，以英于地势上，于条约上，均负有中、藏居间人之义务。未谓中国不宜以武力制服藏人。予答以中国在西藏本有其主权，英为客体，尚望勿劳过问，彼闻言面赤者再。往辞卢君，密告之，并授以名片一，嘱注意其举动。并劝卢君置一熟悉西藏情形之雇员，有所闻，即随时报告政府，彼深然吾说。

午余二时至船坞，逻卒果翻箱倒篋、大搜行李，虽一勺一碟之微，必反复省视之。见子公文，必微拆闻，且谓自带信件为损害其邮政之收入，出辞汹汹，势不可当。予大怒，

呼班目告之，尔能负全权，吾即将全部什物信件交尔，否则不许动予一物。某以国家使者，持照过境，竟如彼刁难，大英国法律其有如此文明乎。彼急叱斯隶去(盖隶僚不尽为英国人)，让予前。

六十二、归航

未行前，印方报纸褒美备至。此时各报社多派人在海滨送行，并探未尽消息，辞以不能实告之苦衷，且希其对中国新闻或评论，作善意的传播与陈述，勿为谣言所惑。汽笛一鸣，众乃引去。

所住为二等舱，然亦仅及长江轮之官舱，每室四床位，幸寂无一人，予即蹲据之。船名今生，仅英国小号航船，故设备颇不周到。初入，觉海风腥膻，即已难当，次日又逢大风浪，簸摇不已，高卧床上，偶忘扣皮带，几跌入海中。疲甚，致不能兴，三日颗粒不入口，仅嚼水果充饥，较之骑马逾雪山，其痛苦略相伯仲。兼以比邻无华人，孤零如离行之雁，因船中阶级甚严，从者次一等，不能随时与接谈。

过新加坡，来一华妇，连榻而处，听其语音，知为广东人，略不能国语，出辞咿呀不可解，授以笔，稍难之字，亦不知点画，间晓一二英语，吾与谈以笔以手以外国语，半日得一句，反较不说为苦。

抵香港一宿，另易舟。七月二十五日达沪渚，来迓者仅

一二亲友，相见因喜而泣，均认为幸得重逢。

念七日晋京，先谒古文官长呈达赖复函及礼物毕，详述经过，蒙大嘉奖。约于国务会议时亲往报告，果于来复一日至国府，时谭、胡、戴、孙、王、钮诸公俱在座。首叙由川绕康入拉萨之情形，中叙两见达赖及各要人之结果，末陈收抚藏众之管见。内中尤以谭、戴两公问藏事特详，谈话逾九十分钟皆不以为倦，继以报告书一卷进，传阅后以重要文件性质珍纳之。

不久政府赍褒奖状，称为不负轺车，愧赧数日。俄内外两部长钮先生惕生、王先生儒堂，假国际联欢社为予洗尘。届时赐临者数逾二百，由古先生介绍。予略述事实，并勉女界之奋发，至晚方散。而中外报纸腾载女杰刘某云云，致予无所措手足，唯有以全副热忱，望国民、望女界共谋国家福利而已。

《康藏轺征》一书，是作者回到南京后所写，于1931年6月写成，交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商务印书馆于1932年1月完工，正要分发，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人专门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损失惨重，印好的《康藏轺征》一万本也化为灰烬。当时各政要名流为此书的题词，从蒋介石以下，到各部长官，党国领袖和各界名流，共三十多幅，也随之化为灰烬，而不可恢复。此书最终于1933年11月出版。